宋徽宗聖濟經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徽宗聖濟經

(一)

吳禔 注

本館據十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宋徽宗聖濟經

刻聖濟經敘

聖濟經十卷、宋徽宗御製。其注題曰、辟雍生吳禔注。經則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昭德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明文淵閣書目、皆著於錄。注則惟見於書錄解題。數百年來。流傳絕罕。四庫未收。阮文達亦未進呈。至常熟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始箸于錄。吳禔仕履無考。據書錄解題知爲福建邵武人。據結銜知爲太學生而已。徽宗自矜其書謂可以躋斯民於仁壽。廣黃帝氏之傳。於聖濟總錄序亦諄諄言之。蓋以此書爲經。總錄爲傳。其意可見也。政和八年五月十一日頒之天下學宮。後允從臣之請。敕內外學校課試命題。九月二十四日又從大司成李邦彥之請。選博士與內經道德經並講。趙希弁讀書附志言之頗詳。今觀其書。探五行之賾。明六氣之化。文淺而意深。言近而旨遠。可爲讀素問之堦梯。視南宋以後諸家。偏辭曲說。相去不啻霄壤。隋序稱黃帝親事廣成子於法宮。妄信左道讕言。而十篇之中。固皆言之成理。無邪說存乎其間也。昔人謂使陳後隋煬與文士爭衡。亦當不落人後。愚謂徽宗以天下爲兒戲。自取敗亡。然于岐黃家言。實能深造自得。其敕定之證類本草、聖濟總錄。至今亦奉爲圭臬。苟使身爲醫士。與同時諸人較長絜短。豈在朱肱許叔微下乎。然後知有斯民之責者。當以進賢退不肖爲急務。而非私恩小惠所得與焉。

光緒十三年歲在疆梧大淵獻。中秋前五日。歸安陸心源敘。

宋徽宗御製聖濟經序

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不明乎道。未有能已人之疾者。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五行更王更廢更相。人生其間。繇於陰陽。復於四時。制於五行。平則爲福。有餘則爲禍。淫則爲疾。惟非數之能攝。而獨立於萬形之上。非物之所能制。而周行於萬有之內。爲能以道御時。以神用數。形全精復。與天地爲一。昔者黃帝氏。蓋體神而明乎道者也。問道於廣成。見大塊於具茨。而自親事於法宮之中。垂衣裳。作書契。造甲子。定律歷。所以成天下之亹亹者。雖若風后力牧。常先大鴻。奉令承教之不暇。而不可跂及。然且嘆世德之下衰。憫斯民之散朴。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至於逐妄耗眞。曾不終其天年。而中道以夭。乃詢岐伯。作爲內經。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言與典墳相爲表裏。而世莫得其傳。至號爲醫者流。此與謂易爲卜筮者何異。朕甚悼之。自繼述以來。兢兢業業。夙夜不敢康。萬機之餘。紬繹訪問。務法上古。探天人之賾。原性命之理。明榮衞之清濁。究七八之盛衰。辨逆順。鑒盈虛。爲書十篇。凡四十二章。名之曰聖濟經。使上士聞之。意契而道存。中士攷之。自華而摭實。可以養生。可以立命。可以躋一世之民於仁壽之域。用廣黃帝氏之傳。豈不美哉。嗚呼。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陰陽之寇。外傷其形。有如此者。意傷於憂悲而支廢。魂傷於悲哀而筋攣。魄傷於喜樂而皮槁。志傷於恚怒而不能俛仰。情僞之感。內傷其眞。有如此者。積虧成損。積損成衰。患固多藏於細微。而發於人之

所忽。益止於畎澮。而損在於尾閭。戒之愼之。疾成而後藥。神醫不可爲也。若乃推行道術。輔正而去邪。立學建官。多士而教養。廩無告。捄病苦。而墮其亡歿。則布之政令。載在有司。此不復敍。

宋徽宗聖濟經目錄

卷之一　體眞篇
陰陽適平章　精神內守章　氣形充符章　飲和食德章　頤神協序章
通術循理章
卷之二　化原篇
孕元立本章　凝形殊稟章　氣質生成章　藏眞賦序章　扶眞翼正章
和調滋育章
卷之三　慈幼篇
保衛鞠育章　乳哺襁褓章　形氣變成章　稽原疾證章
卷之四　遠道篇
洞化知體章　察色精微章　持脈虛靜章　候氣守經章
卷之五　五紀篇
理貫三才章　循常施化章　形精孚應章　政治權衡章　生氣資治章
卷之六　食頤篇

因時調節章　固本全沖章　明庶愼微章
卷之七　守機篇
通明時數章　知極守一章　治先未形章　推原宗本章
卷之八　衞生篇
神宮通理章　榮衞行流章　存神馭氣章
卷之九　藥理篇
攷經式訓章　制字名物章　權通意使章　名定實辨章
卷之十　審劑篇
氣味委和章　表裏深明章　致用協宜章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一

宋　辟雍生吳　禔註

體眞篇

天地之所以造物、與物之所以受命者。有至眞存焉。致精卽誠。而天下之純粹在是矣。

陰陽適平章第一

天地設位。妙功用於乾坤。日月著明。托陰陽於離坎。一降一升。相推而成寒暑。一顯一晦。相盪而成晝夜。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之設位也。天地設位特其體爾。其功用則妙諸乾坤。日顯乎晝。月顯乎夜。日月之著明也。日月著明特其象爾。其精神則托諸離坎。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坤合德而天地之功用在焉。離、南方之卦。神之舍也。坎、北方之卦。精之府也。離坎致用而日月之精神在焉。天降地升。二氣相推而成寒暑。日顯月晦。往來相盪而成晝夜。寒暑晝夜之不窮。則以天地日月機緘之不已也。

性有燥濕。材有剛柔。形有強弱。數有奇耦。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變化以兆。浮游於太虛之中。孰能遁其橐籥乎。

乾坤致用。離坎推遷。則陰陽二氣周布於宇宙之內。炎者燥。潤者濕。是其性也。健者剛。順者柔。是其材也。左右之強弱。是其形也。一二之奇耦。是其數也。肅肅之陰出乎天。赫赫之陽發乎地。兩者交通。合爲

太和。相因而爲氤。相顯而爲氳。以此施生化之功。此變化之所以兆也。變化既兆。則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自有心以至於無心。莫不繇此矣。則浮游於太虛之中。又孰能遁其氣之橐籥乎。

得於所性而周徧咸若。人爲備焉。是故或上或下。俛仰得之。或慘或舒。喜怒得之。或往或來。屈伸得之。或啓或閉。呼吸得之。以至一動靜。一方圓。五藏六府賅而存焉。脈有尺寸。上下以別。氣有吹噓。清濁以分。或養形以全生。或受中以立命。左右縱橫。取足於身。未有偏勝獨隆而底於安平者也。

物咸橐籥於天地。而人獨得其正。得於所性而無不備焉。故也。或上或下。天地之位也。而人之俛仰得之。或慘或舒。陰陽之情也。而人之喜怒得之。或往或來。日月之運也。而人之屈伸得之。或啓或閉。四時之變也。而人之呼吸得之。以至一動一靜之用。一方一圓之體。而人之五藏六府賅而存焉。脈有尺寸。三部之兩端也。主一身以別上下。氣有吹噓。六氣之屬肝腎也。有寒溫以分清濁。形全則神全。故養形足以全生。得中則制命。故受中足以立命。左右手足以考陰陽強弱之宜。縱橫運掌以得天地錯綜之數。蓋不離一身之間。而天地陰陽日月四時之理咸寓。不有過而有餘。不有不及而不足。殆將抱中和之理。適中和之氣。無偏勝獨隆而底於安平者也。

覺此而冥焉者。合陰陽於一德。知此而辨焉者。分陰陽於兩儀。飲食有節。起居有常。豐其源而嗇出。復其本而固存。吸新吐故以煉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消息盈虛輔其自然。保其委和。合彼大和。豈弊弊然以人助天哉。

覺此而冥焉者。以道心觀也。故合陰陽於一德。知此而辨焉者。以人心觀也。故分陰陽於兩儀。二者雖異。未嘗獨隆。知二氣之不可以闕一也。無過以貽五宮之傷。無多以致血氣之走。此飲食之有節也。發陳蕃秀之時。夜臥早起。容平之時。與雞俱興。閉藏之時。早臥晚起。此起居之有常也。豐其源而嗇出者。葆精也。復其本而固存者。守一也。吸新吐故以煉藏者。調氣也。專意積精以適神者。馭神也。消息盈虛。因陰陽之自然。未嘗生而助長。在人者是謂委和。在天者是謂大和。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則保其委和。合彼大和。又豈弊弊然以人助天哉。以人助天。去本遠矣。

昧者方且以陰虛陽實。欲致其實。陰乏陽饒。欲致其饒。於是自謂吾能煉陰歸陽。卻老而全形。壽敵天地。無有終時。殊不知獨陽不生。獨陰不成。

凡此言陰陽不可以偏養也。陽實而明。陰虛而晦。若天之日月是也。故陰虛陽實。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若卦之九六是也。故陰乏陽饒。昧者以其陰虛陽實。方且欲致其實。則是毗陽也。以其陰乏陽饒。方且欲致其饒。則是勝陰也。而曰吾能煉陰歸陽。夫煉陰歸陽。是亦毗陽而勝陰也。方且究疾之不暇。必欲卻老而全形。壽敵天地。無有終時。其可得哉。又安知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乎。

風火之類。陽化氣也。寒濕之類。陰化氣也。陽勝則振拉摧拔。炎烈沸騰。故其動掉眩瘨疾。炎灼妄擾。陰勝則冰雪霜雹。雰驚飄驟。故其動漂泄沃涌。濡積并稽。天地之氣弗得其平。猶有愆伏之患。人而并毗可乎。故曰陰不勝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

凡此皆言陰陽不可以偏勝也。厥陰二火。於時爲陽。是爲陽化氣也。濕土寒水。於時爲陰。是爲陰化氣也。屬乎陽者不可以偏勝。偏勝則當發生之紀。振拉摧拔。其動掉眩瘨疾。當赫曦之紀。炎烈沸騰。其動炎灼妄擾。屬乎陰者不可以偏勝。偏勝則當流衍之紀。冰雪霜雹。其動漂泄沃涌。當敦阜之紀。震驚飄驟。其動濡積并蓄。彼陰陽二氣勿得其平。其爲愆伏猶且如此。又況人稟陰陽以爲生。庸可偏陰偏陽而失其和乎。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此偏乎陽也。又曰。陽不勝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此偏乎陰也。由是言之。在人之陰陽。尤不可不致其和也可知矣。莊周言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者。凡以此也。

昔之聖人原微鍼灸焫。必辨南北之方宜。論可下可汗。必明地理之高下。其審陰陽如此。則和養之術。朝夕所從事者。宜如何哉。

異法方宜論言、南方者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北方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是以聖人原微鍼灸焫。必辨南北之方宜。五常政大論曰、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故適寒涼者脹之。溫熱者瘡也。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是以論可下可汗。必明地理之高下。聖人於高下南北。其審陰陽如此。則人之所以和神養生之術。可弗知陰陽適平之義哉。

精神內守章第二

天一而地二。北辨而南交。精神之運已行矣。擬之於象。則水火也。畫之於卦。則坎離也。兩者相須。彌滿六

合。物物得之。況於人乎。

陰陽肇判。精神生焉。一二其數也。是爲五數之始。南北其方也。是爲五方之經。五行兆化。水火其象也。八卦相盪。坎離其用也。故天一地二。精神之數在焉。北辨南交。精神之方定焉。擬精神於五行。則水火是也。畫精神於八卦。則坎離是也。方其一二相推。南北相通。水火相濟。坎離相感。致其功用於六合之內。凡有形有色。有智有力。有消有息者。無不得之。而況於人乎。故水寓於腎。在人爲精。火寓於心。在人爲神。精神既合。而人之性命於是乎在矣。

蓋精神生於道者也。陰陽造化之機在是矣。然精全則神王。精耗則神衰。惟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故其爲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以精集神。而神於是乎可保。以神使形。而形於是乎可踐。深於道者能之。

德經曰、道生一。一生二。此精神所以生於道也。莊周曰、精神四遠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此陰陽造化之機。所以有在是也。神緣精而寓之。精拱神而止之。故精全則神王。精耗則神衰。以陰陽言之。則精、陰也。神、陽也。合陽者必有陰。以夫婦言之。則精、夫道也。神、婦道也。配夫者必有婦。故惟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不貳者精也。不測者神也。以天地言之。其爲天地也不貳。而精則其變化闔闢。將不測而神矣。以在人言之。其爲人也不貳。而精則其動作云爲。亦將不測而神矣。故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火緣薪而燼。薪盡則火亦滅。故以精集神。則神於是乎可保。神

者形之主。形者神之宮。故以神使形。而形於是乎可踐。凡若是者。自非明乎精神所生之道。豈能運精神如此哉。

夫何故精太用則竭。其屬在腎。專以嗇之可也。神太用則勞。其藏在心。靜以養之可也。唯靜專然後可以內守。

神用而不已則勞。故精太用則竭。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故神太用則勞。唯精不可以太用。故其屬在腎。而腎以慳爲事。於此專以嗇之可也。唯神不可以太用。故其藏在心。而心以定而應。於此靜以養之可也。唯靜能有所嗇。唯專能有所養。以之內守。於是爲至。

蓋凝於太一者、無非水也。蒸爲雲雨。湛爲淵泉。浚其本而正固之。則派雖逝矣。所以在源者常存。應於次二者、無非火也。擊石而光發。鑽木而烟飛。傳其薪而更續之。則緣雖盡矣。所以在性者不滅。自迹觀之。疑若判矣。要其功用之所歸。則相逮而爲既濟。

水火得陰陽之正。殆無往而不存。天一、陽數也。而水生焉。故凝於太一者。無非水也。地二、陰數也。而火生焉。故應於次二者。無非火也。蒸而在天爲雲雨。湛而在地爲淵泉。求於石則擊之而光發。求於木則鑽之而烟飛。咸有在也。浚其本而正固之。傳其薪而更續之者。人之爲也。派雖逝矣。所以在源者常存。此水之自然者不與派俱逝也。緣雖盡矣。所以在性者不滅。此火之自然者不與緣俱盡也。天一生水。在人爲精。人之葆精者、何以異於水乎。地二生火。在人爲神。人之嗇神者、何以異於火乎。自迹觀之。疑

夫水火相射。精神異用而不相同矣。要其功用則水火相逮。精神竝流。乃所以生變化無窮也。既濟之卦。水在火上。剛柔匹而位當。不獨交者亨。辨者亦亨。將濟萬物而物無不濟也。伏讀聖經神宮通理章曰。察水上火下。而兩者交通。榮衞行流章曰。知道者水火欲其相濟。存神馭氣章曰。交遘坎離。濟用水火。與此所謂相逮而爲既濟者。其致一也。蓋嘗論之。天爲陽。地爲陰。昔人有言曰。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四萬二千里而上爲陽位。四萬二千里而下爲陰位。肅肅出乎天。則天雖爲陽而肅肅之陰出焉。赫赫發乎地。則地雖爲陰而赫赫之陽發焉。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冬至之後。陽發乎地。一氣上升七千里。至六氣則上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溫爲春分之節也。又六氣而陽極陽位。故其氣熱爲夏至之節也。夏至之後。陰出於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至六氣則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爲秋分之節也。又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爲冬至之節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二者迭運。如環無端。是以古者脩眞之士於此取法焉。以人之一身。腎藏精而處下。心藏神而處上。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八萬四千里之比也。因腎而升氣。因心而降液。陽發於地。陰出於天之比也。自子以後氣升自腎。至卯而及肝。春分之比也。自午以後液降自心。至酉而及肺。秋分之比也。古之人全其形生而不敝者。得此而能以時調之爾。蓋腎之屬水也。心之屬火也。水不逮火。則心何以能降液。卽心降液。則若陽升極而後肅肅者出焉也。火不逮水。則腎何以能升氣。卽腎升氣。則若陰降極而後赫赫者發焉也。心降液。液中有眞氣。腎升氣。

氣中有眞水。是以素門有聖人傳精神之說也。明乎此。然後知精神之所以傳。誠與天地相爲流通也。然則天地也。陰陽也。心腎也。氣液也。無非精神之所寓。其象爲水火。其卦爲坎離。皆欲其相逮而已。惟能交遘濟用。則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在此而不在彼。此聖人所以卻老全形而壽敵天地也。

彼脩眞者。蔽於補養。輕餌藥石。陽劑剛勝。積若燎原。爲消狂癰疽之屬。則天癸竭而榮涸。陰劑柔勝。積若凝冰。爲洞泄寒中之屬。則眞火微而衞散。其或探元立本。自索於形體之中。息慮坐觀。疑若有得矣。復持還精補腦。神光纏綿。五藏之論。未免狥於方士。

養眞有二。有藉外而脩之者。有因內而養之者。藉外而脩。服食補養是也。因內而養。精神內守是也。世之人知因內者少。知藉外者衆。方進陽劑。則其性溫且熱。純剛積而陽勝。陽勝則若火之燎原焉。於是病爲消渴。爲癲狂。爲癰疽。天癸竭而榮涸矣。方進陰劑。則其性涼且寒。純柔積而陰勝。陰勝則若水之凝冰焉。於是病爲洞泄。爲寒中。爲厥冷。眞火微而衞散矣。間有自索於形體之內。息慮坐觀。則內視者也。復持還精補腦。則交運丹田之術爾。是數者。雖若有得。然非精神內守之正也。古之方士。其有在於是乎。

殊不知至陰內景。自然清淨。至陽外景。自然昭融。誠能葆光襲明。精之又精。神之又神。則可以相天。可以命物。其於變化云爲可勝既哉。

水內明而外晦。坎內陽而外陰。故能停爲澄澈。是謂至陰內景。自然清淨。火外明而內晦。離外陽而內

陰。故能顯爲昭融。是謂至陽外景。自然昭融。誠能葆其光而不耀。襲其明而不發。極其精而至於天下之至精。極其神而至於天下之至神。則精神之至。上際於天。故可以相天。化育萬物。故可以命物。造化在我。變化云爲。無有不可。夫如是豈方士之所能至哉。

氣形充符章第三

氣兆芒芴。形分渾沌。物則具而冲和委者。無非天地之機緘橐籥也。氣始而生化。散而有形。布而蕃育。終而象變。氣以形載。形以氣充。惟氣與形。兩者相待。

出芒芴之微而有氣者於此兆。判渾沌之全而有形者於此分。氣兆形分。而後得之以爲四肢五藏六府九竅。達之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無非物也。有物矣。無非則也。夫若是者皆天地之委和也。天地之於人。豈弊弊然從事於授受之際哉。機緘之運。橐籥之應。而氣形自爾立。是以氣兆芒芴。形分渾沌。物則具而冲和委者。無非天地之機緘橐籥也。氣始而生化。物生而從於化也。散而有形。氣變而有形也。氣布則散施而蕃育。氣終則復本而象變。氣以形載者。有形而氣有所托。形以氣充者。有氣而形有所運。兩者相待。不可以相無。

卽身以觀。藏眞散於肝。筋膜之氣藏焉。藏眞通於心。血脈之氣藏焉。藏眞高於肺。榮衞之氣行焉。藏眞下於腎。骨髓之氣藏焉。天氣通肺。淸者浮也。地氣通嗌。濁者入也。雷氣通心。神者運也。谷氣通脾。虛者受也。肝木達而風氣散。腎水澤而雨氣滋。精氣灑陳爲榮。悍氣慓疾爲衞。水穀變化。榮衞以和。

風生木而其氣主散。故藏眞散於肝。肝主筋膜。故筋膜之氣藏焉。火炎烈而其氣上達。故藏眞通於心。心主血脈。故血脈之氣藏焉。脾屬濕土而主肌肉。故藏眞濡於脾。肌肉之氣藏焉。肺爲華蓋而主榮衞。故藏眞高於肺。榮衞之氣行焉。腎水潤下而主骨髓。故藏眞下於腎。骨髓之氣藏焉。輕清爲天。故天氣通肺。清者浮也。素問所謂喉主天氣是已。重濁爲地。故地氣通嗌。濁者入也。素問所謂咽主地氣是已。雷者神也。而藏聲於淵。故雷氣通心。神者運也。谷象脾之有容。故谷氣通脾。虛者受也。肝木達而風氣散。腎水澤而雨氣滋。各緣其類焉。精氣灑陳爲榮者。言水穀之精氣灑陳於六府而入於脈也。悍氣慓疾而循於皮膚分肉之間也。水穀入胃而散於榮衞者如此。故水穀變化。榮衞以和。

一呼三寸。與陽俱出。一吸三寸。與陰俱入。陰陽升降。呼吸以時。氣裏形表。相爲內外。充實無餒。環周不休。歸於權衡而平正得矣。

一呼三寸。與陽俱出。一吸三寸。與陰俱入。陰陽升降。呼吸以時者。一呼、脈再動而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而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陰陽一升一降。而人之呼吸以時者。所謂平人也。氣裏形表。相爲內外者。氣爲裏。形爲表。一內一外。未嘗相離也。充實無餒。環周不休者。氣之於形。無所虧欠。而經脈一周於身則十六丈有二尺。呼吸脈各三寸。二百七十定息。氣可環周矣。以五十環周。萬三千五百定息而氣行八百一十丈。如是則應天之常度。無太過不及。此所以環周不休。歸於權衡而平正得矣。

其或食息弗調。動過生疾。於是念慮則氣結。作勞則氣耗。味過於酸。脾氣乃絕。則以食飲不節。五味相克

也。心虛夢火。腎虛夢溺。則以藏氣既虧。夢寇相符也。氣體在我。曾不知保陰陽之沴。其能逃乎

食與息之弗調。則氣失其平。故動與過皆能生疾。於是念慮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作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味過於酸。脾氣乃絕。木勝土矣。此則飲食不節。五味相克也。心虛夢火。火氣虧也。腎虛夢溺。水氣虧也。此則藏氣既虧。夢覺相符也。氣固充體。固強氣體在我而不知保。其能逃陰陽之沴乎。

迺有寒疾熱疾。末疾腹疾。惑疾心疾。因於天氣而得之者。爲癰瘍。爲攣痺。爲痿厥。爲藏塞。爲內疾。因於地氣而得之者。或在頭。或在藏。或在肩背。或在四肢。因於四時而得之者。

以至結爲積聚。逆爲厥狂。宜通而塞則爲痛。宜消而息則爲痞。若嬰之爲瘿。若留之爲瘤。然後祝由以移變之。鍼石以補瀉之。湯液以滌除之。豈識夫陰陽升降。氣流形和。止疾於末萌者。固自有道也。

結爲積聚。氣不舒也。逆爲厥狂。氣不降也。宜通而塞則爲痛。氣不達也。宜消而息則爲痞。氣不散也。嬰之爲瘿。留之爲瘤。亦氣之凝滯。然後祝由以移變其精氣。鍼石以補瀉其虛實。湯液以滌除其壅閉。此皆治已病而非治未病。若是則豈識夫陰陽升降。氣流形和。止疾於未萌者。固自有道也。夫陰陽升降則相濟而不相勝。氣於是流而不息。氣流而不息則形和而不乖矣。以此而止疾於未萌。是謂知是道。

飲和食德章第四

天地散精。動植均賦。氣味滋榮。無器不有。氣爲陽、其生本乎天。味爲陰、其成本乎地。

散專精而孕氣。動而有能。植而有生者。均賦是也。惟賦形於天地之散精。則氣之達。味之成。滋榮乎生化之宇者。莫不具焉。氣爲陽。其生本乎天。素問所謂積陽爲天。陽爲氣。是也。味爲陰。其成本乎地。素問所謂積陰爲地。陰爲味。是也。

天食人以五氣。內藏心肺。故聲色昭明。地食人以五味。散食五宮。故氣味相成而神自生。然則氣也。味也。食飲之常然。保生之至要者。

清陽爲天而化氣。故天食人以五氣。濁陰爲地而成味。故地食人以五味。五氣食人者。若臊湊肝、焦湊心、香湊脾、腥湊肺、腐湊腎是也。五味食人者。若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是也。然五氣入鼻。所藏者心肺也。肺主音聲。五聲以彰。心榮面色。五色以明。是謂內藏心肺。故色聲彰明。五味入口。所藏者腸胃也。五藏之宮。各得其養。則津液流通。神氣生矣。是謂散養五宮。故氣味相成而神自生。氣也味也。自事觀之。食飲之常然也。自理觀之。保生之至要也。卽食飲之常然。達保生之至要。則形精之養。於是乎在。

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無非具陰陽之和。脾胃待此而倉廩實。三焦待此而道路通。榮衞待此以清以濁。筋骨待此以柔以正。

五穀。麥黍之類是也。五果。桃李之類是也。牛羊犬豕雞。是謂五畜。葵藿薤葱韭。是謂五菜。穀畜果菜。其爲物也。雖天地之產不同。其具陰陽之和則一也。養助充益。其於人也。雖形精之養不同。其輔陰陽之

偏則一也。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故脾胃待此而倉廩備。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故三焦待此而道路通。榮清衞濁待此以布氣也。筋柔骨正待此以立形也。形立氣布。保身之道得矣。

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謂因其時而調之也。春木王以膏香助脾。夏火王以膏臊助肺。金用事膳膏腥以助肝。水用事膳膏羶以助心。所謂因其不勝而助之也。

穀果畜菜。其味有辛酸鹹苦之異。故其致養也。或因其時而調之。或因其不勝而助之。春主發散。多酸以收之。夏主解緩。多苦以堅之。秋主斂歛。多辛以散之。冬主堅栗。多鹹以耎之。所謂因其時而調之者如此。木克土。方春木用事之時。膳以土畜之牛膏而養脾。火克金。方夏火用事之時。膳以金畜之犬膏而養肺。秋膳用雞而養肝。冬膳用羊而養心。所謂因其不勝而助之者如此。

以子母有相生之道。亦氣同而相求者。若心苦緩。酸以收之。腎苦燥。辛以潤之是也。以夫婦有相予之道。亦相克而相治者。若心欲耎而食鹹。腎欲堅而食苦是也。

木生火。金生水。子母有相生之道。氣同而相求者也。水爲夫。火爲婦。夫婦有相予之道。相克而相治者也。惟氣同而相求。故心苦緩。酸以收之。腎苦燥。辛以潤之。而子母相生之道得矣。惟相克而相治。故心欲耎而食鹹。腎欲堅而食苦。而夫婦相予之道得矣。

然食飲或過。適所以生患。故酸過則脾絕。鹹過則心抑。甘過則腎不衡。辛過則筋脈不弛。苦過則胃氣厚。

莊子曰。飲食之間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則食飲或過。其肇患也宜矣。味過於酸。脾氣乃絕。木勝土也。味

過於鹹。心氣抑滯。水勝火也。味過於甘。腎氣不衡。土勝水也。味過於辛。以辛性散。故令筋脈緩也。味過於苦。以苦性堅。故令胃氣厚也。

以至脈凝泣而變色。肉胝臑而脣揭。皮稿毛拔。筋急爪枯。骨痛髮落。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鹹益腎而勝心。多食鹹則心不勝。故脈凝泣而變色。脾之合。肉也。其榮。脣也。酸益肝而勝脾。多食酸則脾不勝。故肉胝臑而脣揭。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苦益心而勝肺。多食苦則肺不勝。故皮稿毛拔。以至食辛之多筋急爪枯。食甘之多骨痛髮落。觸類推之。亦若是而已。

與夫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因而飽食。腸澼爲痔。肥美之過。單陽成癉。酒穀之過。醉飽成厥。是皆窮鼎俎之欲而過傷者也。故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其生其傷。有益有損。舉味言氣可知矣。

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者。以飲食倍常。故腸胃橫滿。傷而爲疾也。因而飽食、腸澼爲痔者。以甚飽脾怠。故筋脈橫解。澼裂成痔也。癉、肥美之所發也。故多食肥美則內熱而中滿。是謂陽癉。故單陽成癉厥者。酒穀之氣相薄也。多食酒穀則絡脈滿而經脈虛。是謂厥熱。故醉飽成厥。凡此皆務快其心美其飲食。以窮鼎俎之欲。是以有過傷也。生氣通天論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蓋陰者五神藏也。宮者五神舍也。五藏所生。本資於五味。五味宣化。各湊於本宮也。雖因五味以生。亦因五味以傷其生其傷。有益有損。舉味言之。既已如此。卽氣之論。從可知矣。

頤神協序章第五

春溫夏暑。秋忿冬怒。四時迭運。氣不齊也。方陽用事。萬物以熙。人於是時。以析以因。方陽用事。萬物以凝。人於是時。以夷以隩。蓋天地有正氣。皆本於陰陽。人本冲和。不離於陰陽。其交辨也。其出入也。其顯晦也。既有自然之序。則人之動靜作止。闔闢啓處。固有不可紊之宜。

自春之溫。積而至夏則爲暑。言陽生而之盛也。自秋之忿。積而至冬則爲怒。言陰少而之壯也。溫暑言其候。春夏言溫暑則知秋冬之爲清爲寒。怒忿言其情。秋冬言忿怒則知春夏之爲喜爲悅。此四時更旺更廢。更相或生或長。或收或藏。所謂迭運而氣不齊也。萬物以陽熙。以陰凝。方陽熙之時。春則分散而就功。夏則因春之事而未章。故謂之以析以因。方陰凝之時。秋則不棘。冬則入室處。故謂之以夷以隩。天乘陽。地乘陰。故天地有正氣。皆本於陰陽。人受中以立命。陰陽之冲氣也。人乘冲氣。不離於陰陽。交於南。辨於北。左通物而出之。右戕物而入之。瑩天功。明萬物。在陽爲顯也。幽無形。深不測。在陰爲晦也。若是者有不可亂之序。故其交辨也。其出入也。其顯晦也。既有自然之序。彼有自然之序。則動而作。闢而啓。必因乎陽。靜而止。闔而處。必因乎陰。有不可紊之宜者。亦循自然之序而已。

東西南北之異方。高平下濕之異地。風俗氣候雖則不同。至於隨時調適。頤神衛生之道則一也。

東者魚鹽之地。西者金玉之域。南爲長養。北爲閉藏。此所謂異方也。或海濱傍水。或水土剛強。或地下。或高陵。此所謂異地也。或食魚而嗜鹹。或華食而脂肥。或嗜酸而食胕。或野處而乳食。此風俗之不同也。東則天地之所始生。西則天地之所收引。南則霧露所聚。北則凍冽所居。則氣候之不同也。風俗氣

候雖不同。然所以安其形體者。詎苟不同耶。故隨時調適。順四序之宜。頤神而使之不虧。衞生而使之不傷者。庸有異哉。

觀內經於四氣之養。必謂之調神。則所以順生長收藏之道者。又不特從事於形體之間而已。是故夜臥早起。被髮緩形。見於發陳之時。且曰以使志生。夜臥早起。無厭於日。見於蕃秀之時。且曰使志無怒。使氣得泄。早臥早起。與雞俱興。見於容平之時。且曰收斂神氣。使志安甯。早臥晚起。去寒就溫。見於閉藏之時。且曰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蓋氣者神之主。志者氣之帥。志完氣充。與時爲宜。則神與生相保。神與生相保則形神俱久矣。昧者徒知愼寢興居處。不知志意神氣之爲養。雖微風雨寒暑之襲。而五行眞氣潛損於中。

形全者神全。形全於外。神全於內。則疾無事而作。此內經於四氣之養。必謂之調神者此也。萬物萌於春。是謂發陳。盛於夏。是謂蕃秀。秋則厥民夷之時。於是容而不迫。平而不偏。是謂容平。冬則各歸其根。於是閉而不起。藏而不露。是謂閉藏。夜臥早起於春夏。寒氣既斂。溫暑氣生故也。被髮緩形。順氣之散舒也。無厭於日。使陽之無伏也。秋則早臥早起。與雞俱興。避寒露也。冬則早臥晚起。避嚴凝也。以使志生。則生而不匿。使志無怒。則緩而不暴。收斂神氣。使志安甯。順摯斂也。使志若匿若伏。若有私意。若已有得。順閉藏也。氣者神之主。則神之動。唯氣之所運。志者氣之帥。則氣之運。唯志之所適。志完而不挫。氣充而不餒。與時爲宜。則神與生相保。此所以形神俱久。昧者徒知愼寢興居處。而不知志意神氣之

爲養則是知養其外而不知養其內也。知養其外。故微風雨寒暑之襲。不知養其內。故五行眞氣潛損於中。

故曰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豈特四時爲然。至有失旦暮之常。不知收拒而形困薄者多矣。然則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內以恬愉爲務。外不勞形於事。非聖人孰能之。

足少陽膽之經也。手太陽小腸之經也。故逆春氣則少陽不生。逆夏氣則太陽不長。肝氣內變。言內鬱於肝而肝氣混糅。心氣內洞。言內薄於心而心氣中消。手太陰肺之經也。故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足少陰腎之經也。故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肺浮而上。故焦滿。腎石而下。故獨沉。春夏陽也。故逆則府受之。秋冬陰也。故逆則藏受之。至有失旦暮之常。不知收之使不泄。拒之使不寇。而形困薄者多矣。處天地之和。則乖戾無自而作。從八風之理。則賊邪無自而至。內以恬愉爲務。則氣舒而不結。外不勞形於事。則氣完而不耗。此聖人所以形體不敝。精神不散。而萬壽無疆也。

彼起居如驚。神氣乃浮。與夫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者。何足以達此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豈虛語哉。

起居如驚。則暴而不緩。馳騁縱逸也。故神氣爲之浮越而不得安甯。務快其心。狥忘情也。逆於生樂。昧至理也。若是者豈足以達適時之宜哉。是道也。聖人從容而中。故道者聖人行之。衆人由之而莫之知也。故愚者佩之。四氣調神之論而終於道。豈以四氣循環。至理存焉。天下之所共由。而有不能外之者

乎。

通術循理章第六

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脈合陰陽。孰爲此者。理之自然也。元牝賦形。既有自然之理。良工治疾。亦有自然之宜。或以指別。或以類推。或以意識。或以目察。有治而愈者。有不治而愈者。有可湯液醪醴者。有可鍼石灸焫者。惟能審奇常明標本。知內外。別參伍。則萬物之術舉積此矣。奚心操詭譎以求異於世俗哉。

聲發宮商角徵羽。故合五音。色見青黃赤黑白。故合五行。脈彰寒暑之休旺。故合陰陽。孰爲此者。蓋消息盈虛有自然之理也。元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元牝以自然而賦萬物之形。則良工治疾。烏可拂自然之宜哉。或以指別其浮沉之脈。或以類推其五藏之象。以意識焉。五藏相音不能逃也。以目察焉。五色微診不能遁也。有治而愈者所謂一百一病須治而愈是也。有不治而愈者所謂一百一病不治而自愈是也。有可湯液醪醴者。玉版論所謂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其見大深者。醪醴主治。百日已。是也。有可鍼石灸焫者。異法方宜論所謂南方攣痺。其治宜微鍼。北方藏寒。其治宜灸焫是也。玉版論曰。奇常者奇病也。惟能審之。斯可以揆度病之淺深焉。標本論曰。夫陰陽逆從。標本之道也。唯能明之。斯可以默識病之表裏焉。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外者終而始之。參以充氣。伍以五行。則藏府之陰陽。經絡之大小井榮俞合。上下左右。無不洞達於胸次矣。以是已人之疾。萬全之術。舉積此也。固異夫操詭譎以駭世俗之耳目。爲兒兒之粗工焉。

聖人著教，謂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則論溫熱者宜識全精之爲本。謂知七損八益。二者可調。則論陰陽之勝者宜識天癸之度。謂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以從。必本於陳陰陽。蓋冲和不偏。斯無陽狂陰閉之患。謂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必本於和五味。蓋五味相濟。斯無五宮之傷。凡治病於未萌者如此。

精者、身之本也。冬不按蹻。則精氣伏藏。陽不忘升。故春不病溫。茲論溫熱者所以宜識全精之爲本也。女陰也。以七爲天癸之度。男陽也。以八爲天癸之度。知八欲益。知七可損。則陰陽得其道理矣。茲論陰陽之勝者。所以宜識天癸之度也。陳陰陽者。欲陰陽之不毗。和五味者。欲五味之相濟。陰陽不毗。則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以從者。有以調之故也。故冲和不偏。斯無陽狂陰閉之患。五味相濟。則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者。有以養之故也。故五味相濟。斯無五宮之傷。調之以陰陽。養之以五味。皆病之未萌治之者如此。

至於論熱病。則曰各通其藏脈。懼汗泄非宜也。論癰腫筋攣。則曰治以四時之勝。懼砭石妄施也。論脾癉口甘則曰治之以蘭。姑欲竭其陳氣。懼藥性之過悍也。伏梁疑若可攻。特告以勿動亟奪。息積疑若可毒。特告以積爲導引。脈不至若瘖。特告以不治自已。陽厥怒狂。特告以奪食即已。凡治病於已然者如此。

熱病之作。其所傳之藏不一。誠能各通其藏脈而治之。則汗泄得其宜矣。癰腫筋攣。本乎寒熱之不節。誠能以四時之勝而治之。則砭石無妄施矣。脾癉口甘。五氣溢也。蘭味之辛。除陳氣也。蘭性之平。無過悍也。伏梁者、心之積氣。環於臍下。不可動也。動之則爲便濇之病。故告之以勿動亟奪息積者。其氣積

於腸下。逆滿而無妨於食不可灸刺。灸刺則爲風虛。故告之以積爲導引。胞絡脈絕。九月而瘖。無用鑱石。故不治自已。陽厥生怒鬱而不散。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食即已。凡此皆病之已然。各因其宜而治之者。如此。

是皆達自然之理。以合自然之宜。故能優游於望聞問切之間。而坐收全功。若迺泥通方。惑勦說。不審逆從。不別陰陽。湯劑並進。鍼石交攻。曾不知穀氣不入。眞氣既微。故疾未已。新病復起。此疏五過、證四失者。以受術不通。不能循理。爲粗工之戒。

天一而地二次之。水一而火二次之。道之自然也。伸於東南。而有屈於西北。而無物之自然也。道之與物。精粗不同。其出於自然。則一而已。良醫之治疾。積神於心。屬意勿去。體道之自然也。品劑藥石。隨証致用。因物之自然也。道在此。物在彼。達其理而合其宜。是以病之未形。先爲之治。使病胎不作。病之已形。緣類而治。使氣□適平。夫豈任私智於其間哉。自然而已。茲所以能優游於望聞問切之間。而坐收神聖工巧之妙也。若夫泥於通方而不達其旨。惑於勦說而不造其妙。逆從不審。何以治微甚。陰陽不別。何以治寒熱。雖湯液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殊不知天五之府。穀氣不入於胃。天一之藏。眞氣不充於腎。本既拔矣。曾何益乎。是以故病未已。新病復起也。茲疏五過。證四失。黃帝之於雷公。所以詳告之。彼粗工嘻嘻。是謂伐形。於術不能通。於理不能循。可不以是爲戒。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二

原化篇

氤氳孕氣。化之出乎天也。胚渾兆象。化之在於人也。素問曰。物之生也從於化。原其化之所本。以昭昧發矇。則仁人之用心也。

孕元立本章第一

有泰初。有泰始。渾淪一判。既見氣矣。故曰太初。既立形矣。故曰太始。氣初形始。天地相因。生生化化。品物彰矣。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有生之初。雖陽予之正。育而充之。必陰爲之主。因形**移易**。日改月化。無非坤道之代終也。

渾淪未判。氣形俱泯。渾淪既判。則氣形已分。既見氣矣。有是太初既立形矣。有是太始。太初者、凡有氣之所本。故天得之以統元氣。太始者、凡有形之所本。故地得之以統元形。天地交泰。相因爲氤。生生而生者。得所以生。化化而化者。得所以化。品物流行。而形色名聲者彰矣。大哉乾元。太初之所寓也。故以萬物資始爲言。至哉坤元。太始之所寓也。故以萬物資生爲言。惟萬物資始生於乾坤。故乾元則兆象。至坤元然後形無不成。然則有生之初。雖陽予之正。育而充之必陰爲之主因形移易。日改月化。坤道以代終。乃其理也。卽天地萬物而觀之。人資生成於父母。而母專孕育之功。又烏有不然者哉。

謂之姙。陽既受始陰壬之也。謂之胞。己爲正陽。陰包之也。謂之胚。未成爲器。猶之坯也。謂之胎。既食於母。爲口台也。若娠則以時動也。若懷則以身依也。天之德。地之氣。陰陽之至和。相與流薄於一體。唯能順時數。謹人事。勿動而傷。則生育之道得矣。

萬物成形於坤元。人專孕育之功於母。故母之於子。久其日而化成。則謂之姙。謂之胞。謂之胚。謂之胎。若娠若懷。豈無得而然哉。陽既受始陰壬之者。陽施陰化也。己爲正陽陰包之者。陽內陰外也。未成爲器猶之坯者。在地成形也。既食於母爲口台者。食味於地也。以時動者。神氣足而動也。以身依者。形質具而依也。其始陽施陰化。然後陽內陰外而成形。其終也飲和食德。然後神氣足而形質具。於是生育之功備矣。天之德主生。地之氣主成。陰陽之至和主平。以生成和平之氣。相與流薄於一體。孕育是也。苟不能順時數。謹人事。則決生育之道。一月而安居。二月而處靜。三月而清虛。四月和心氣。五月定五藏。六月欲微勞。七月運血氣。若此之類。順時數也。辨十月之鍼灸。謹十月之藥餌。食鷙猛。羹魚雁。沐浴浣衣。緩帶自持。若此之類。謹人事也。夫如是者。所以勿動而傷。則生育之道。甯有不得者乎。

觀四序之運。生長收藏。貸出萬有。儀則咸備。而天地之氣未始或虧者。蓋陰陽相養以相濟也。

此又舉天地陰陽之道。以明在人生育之理也。天有四序。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收之。冬以藏之。於以貸出萬有。形體保神。而各有儀則。無一物之不備焉。然而天地之氣。一一稟貸而未始或虧者。豈有他哉。陰陽相養以相濟。二氣相逮而不相射故也。由是言之。其在人也。豈不有自然之和哉。

昧者曾不知此。迺欲拂自然之理。謬爲求息之術。方且推生克於五行。靳補養於藥石。以僞勝眞。以人助天。雖或有子。孕而不育。育而不壽者衆矣。昔人論年老有子者。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則知氣血在人。固自有量。夫豈能逃陰陽之至數哉。

天地生化。有自然之道。人之生育。有自然之理。奈何昧者之不知。迺欲拂自然之理。謬爲求子之術。若孫思邈有先知夫婦本命。五行相生。及本命不在子之休廢中生者。求子必得。又有盪胎補助之方。是豈非以僞勝眞。以人助天哉。雖或有子。孕而不育。育而不壽。其益生助長之過也。上古天眞論曰。女子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丈夫八八則齒髮去。身體重。行步不正。故無子。其有子者。男不過盡八八。而陽中之陰竭矣。女不過盡七七。而陰中之陽竭矣。由是言之。血氣在人。固自有量。夫豈能逃陰陽之至數哉。惜乎昧者之不知也。

凝形殊稟章第二

天地者、形之大也。陰陽者、氣之大也。惟形與氣相資而立。未始偏廢。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天地陰陽之形氣寓焉。

孰不爲形。天地者形之大。凡有形者統焉。孰不爲氣。陰陽者氣之大。凡有氣者寓焉。天地以形而位於上下。陰陽以氣而運於其中。相有以相成。相無以相廢。未嘗偏也。唯男女媾精而萬物化生。天地之形。陰陽之氣。殆亦托寓於此矣。是謂天地陰陽之形氣寓焉。

語七八之數。七少陽也。八少陰也。相感而流通故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則以陰陽交合而兆始故也。

上右天眞論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之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陽以奇運。一三五七九皆陽也。陽極於九。故九爲老陽。七次於九。故七爲少陽。陰以耦化。二四六八十皆陰也。陰極於十。故十爲老陰。八次於十。故八爲少陰。女以七數。陰中之陽也。男以八數。陽中之陰也。陰陽交合相感而流通。此有生之所本也。以陰陽交合而兆始者如此。

語九十之數。九、老陽也。十、老陰也。相包而賦形。故陰窮於十。男能圍之。陽窮於九。女能方之。則以陰陽相生而成終故也。

自一至九。陽極矣。故九爲老陽。自二至十。陰極矣。故十爲老陰。二者必相包而賦有生之形。未嘗偏廢也。陰極生陽。故陰窮於十。男能圍之。陽極生陰。故陽窮於九。女能方之。九有變也。女方之而不足。十無變也。男圍之而有餘。夫如是故陽極生陰。陰極生陽。陽始而陰終之。陰始而陽終之。陰陽合德而生化之機無窮。以陰陽相生而成終者如此。

元氣孕毓。皆始於子。自子推之。男左旋。積歲三十而至巳。女右旋。積歲二十而至巳。巳爲正陽。陰實從之。自巳懷壬。男左旋十月而生於寅。女右旋十月而生於申。申爲三陰。寅爲三陽。而生育之時著矣。

一元之氣。藏於黃鐘之宮。斗建子之辰也。萬物之所始也。雖男女之陰陽有異。其本皆原於此而已。然男子、陽也。自子左旋。積歲三十。三十者陽數也。女子、陰也。自子右旋。積歲二十。二十者陰數也。而皆至於巳。巳者正陽之辰也。乾卦成焉。陰陽相會於此。是爲夫婦懷妊之時。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法蓋始於此。然一形不頓虧。一氣不頓進。男女至巳。雖爲妊懷之地。必也自巳左旋。積十月而至寅。寅木也。木陽也。男子之所麗也。自巳右旋。積十月而至申。申金也。金陰也。女子之所麗也。陽生於子。至寅而三陽見焉。人於此致爪掌而始事之時也。陰生於午。至申而三陰見焉。人於此致爪掌而成事之時也。是爲生育之時。豈人爲哉。陰陽自然而已。

其稟賦也。體有剛柔。脈有強弱。氣有多寡。血有盛衰。皆一定而不易也。以至分野異域。則所產有多寡之宜。吉事有祥。則所夢各應其類。是故荆揚薄壤多女。雍冀厚壤多男。熊羆爲男子之祥。虺蛇爲女子之祥。是皆理之可推也。

生育之時。雖本於自然。而其稟賦也又各有異。氣衰血盛則剛。氣盛血衰則柔。此體有剛柔也。太陽浮大則強而爲男。太陰沉細則弱而爲女。此脈有強弱也。氣多而旺則无妊。氣少而衰則有體。此氣有多寡也。任脈通則衝脈盛。任脈虛則太衝衰。此血有盛衰也。周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民二男五女。正南曰荆州。其民一男二女。河內曰冀州。其民五男三女。正西曰雍州。其民三男二女。此所產有多寡之宜也。斯干之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熊羆多力壯毅。虺蛇柔弱隱伏。此所夢各

應其類也。凡此是皆至理之所寓。故可得而推之也。

胎化之法。有所謂轉女爲男者。亦皆理之自然。如食牡雞。取陽精之全於天產者。帶雄黃。取陽精之全於地產者。操弓矢。籍斧斤。取剛物之見於人事者。氣類潛通。造化密移。必於三月造形之先。蓋方儀則未具。陽可以勝陰。變女爲男。理固然也。

凡受三月。逐物變化。稟質未定。故娠姙三月。有轉女爲男之術焉。古人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夫陽燧方諸之取水火。犀角蚌胎之感月星。皆自然之理也。故三月定形。有雄雞之湯焉。豈不以天產之陽精。有在於此乎。所謂食牡雞。取陽精之全於天者如此。絳囊盛帶有雄黃之品焉。豈不以地產之陽精。有在於此乎。所謂帶雄黃。取陽精之全於地產者如此。弓矢、禮以爲男子之事。斧斤、詩以爲治民之具。故欲生男者。操弓矢。置斧斤於寢之下。所謂操弓矢、藉斧斤、取剛物之見於人事者如此。凡茲四物。皆陽類也。以陽召陽。氣類皆通。造化密移。冥冥之中。蓋已象形而變矣。陰陽之理。陽盛勝陰。陰盛勝陽。三月之時。陰陽冲矣。於是陽勝爲男。陰勝爲女。苟在人者能外資陽物。助陽而勝陰。則變女爲男。理之必至。又何疑哉。

氣質生成章第三

具天地之性。集萬物之靈。陰陽平均。氣形圓備。咸其自爾。然而奇耦異數。有衍有耗。剛柔異用。或強或羸。血榮氣衞。不能逃乎消息虛盈之理。則稟貸之初。詎可一概論。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物象初融於恍惚之中豈無得而然哉乾元氣降而資始之道隆坤元氣騰而資生之理備此所以具天地之性也受水精而成血脈受火精而成氣受金精而成筋受木精而成骨受土精而成膚革五行具而萬物咸備此所以集萬物之靈也一陰一陽受陰陽之冲而無所偏其均平可知也氣布形立得氣形之全而無所虧其圓備可知矣是數者咸其自爾豈人爲哉然而陽奇陰偶數固異矣於奇偶之中必有益多而愆益少而耗者焉乾剛坤柔用固異矣於剛柔之中又有過剛而強過柔而羸者焉血爲榮氣爲衞得乎消息盈虛之理彼其稟貸之初各有分量詎可一概論哉

是以附贅垂疣駢拇枝指侏儒跛躄形氣所賦有如此者瘡瘍癰腫聾盲瘖瘂瘦瘠疲瘵氣形之病有如此者然則胚胎造化之始精移氣變之後保衞輔翼固有道矣

以奇偶之衍耗剛柔之強羸榮衞之得於消息盈虛故於形氣稟賦之始有附贅垂疣駢拇枝指侏儒跛躄之不同也於形氣既得之後有瘡瘍癰腫聾盲瘖瘂瘦瘠疲瘵之不同也必欲形氣之稟無所戾形氣之病無所生則胚胎造化之始精移氣變之後果可無保衞輔翼之道哉

天有五氣各有所湊地有五味各有所入所湊有節適所入有度量凡所畏忌悉知戒慎資物爲養者理宜然也

天以五氣食人膻湊肝焦湊心香湊脾腥湊肺腐湊腎此之謂各有所湊地以五味食人酸入肝苦入

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此之謂各有所入所湊有節適則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所入有度量則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以至凡有所畏忌悉知戒慎凡此資物爲養者可謂至矣

寢興以時出處以節可以高明可以周密使霧露風邪不得投間而入因時爲養者理宜然也

受火精之時臥必晏起受金精之時無得靜處若是者寢興以時也居必靜以結其胎游於野以成其筋若是者出處以節也居處必燥數觀走犬者可以高明也深其居處厚其衣裳者可以周密也朝吸天光以避寒殃無處溫冷無着夾衣則霧露風邪不得投間而入矣凡此因時爲養者可謂至矣

以至調喜怒寡嗜慾作勞不妄而氣血從之皆所以保攝姙娠使諸邪不得干焉

三月之姙無悲哀七月之孕無大言調喜怒之類也六月之胎無大飽四月之孕節飲食寡嗜慾之類也無大勞役所以受火精緩帶自持所以受石精不妄作勞之類也夫如是則氣血調和諸邪不干而生育之理得矣

苟爲不然方授受之時一失調養則內不足以爲中之守外不足以爲身之強氣形弗充而疾疢因之若食兔脣缺食犬無聲食雜魚而瘡癬之屬皆以食物不戒之過也心氣大驚而癲疾腎氣不足而解顱脾氣不和而羸瘦心氣虛乏而神不足之屬皆以氣血不調之故也

苟不知資物因時保攝之道如上文所言則方陽施陰化授受之時將失於調矣其在乎內者不足以爲中之守則生熟二藏將虛實交錯而不平其在乎外者不足以爲身之強則四肢百節將爲沉重疼

煩而不適。腎氣既弱而氣弗充。虛羸病阻而形弗充。則疾疢於是乎作矣。兎缺口。故食兎則感之而脣缺。犬金畜。金聲也。故食犬則金實而無聲。瘡癬熱中所生也。故食雜魚而瘡癬。然則食物可不戒哉。癲疾者狂陽氣也。故心氣大驚而癲疾。解顱者顱不合也。故腎氣不足而解顱。脾胃不和。則不能化氣而播諸脈。故至於羸瘦。心氣虛乏。則不能舍神而失神者亡焉。故至於神不足。然則氣血可弗調乎。

誠能於食物知所戒。推而達之五味無所傷。誠能於氣血知所調。推而達之邪氣無所乘。茲乃生育相待而成者。故曰天不人不因。

誠能資物因時。保攝以之。戒食物。調氣血。則五味無所傷。邪氣無所乘。陰陽和而生理得矣。天不人不因。人事可不至乎。

藏眞賦序章第四

水木火土金爲序者。以其相生有母子之道也。水火金木土爲序者。以其相尅有夫婦之義也。相生所以相繼。相尅所以相治。惟人稟生命門肇乎始胎之後。未有不以相尅成者。

至神不測。藏妙用於天地。天地無爲。托眞機於五行。五行在天地之間。其相生有母子之道。四時之序也。其相尅有夫婦之義。六府之序也。水者天一之所生。元氣之本也。雖相尅相生之不同。其原於水則一而已。故水爲天地之父母。萬物之所從出。太一爲水之尊號也。由水而生木。水之於木。母道也。木之於水。子道也。於是則自冬徂春。由木而生火。木之於火。母道也。火之於木。子道也。於是則自春徂夏。自

此而往。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爲夏。爲長夏。爲秋。爲冬。咸自此而相繼矣。其相生所以相繼者如此。水尅火。故以水治火。然後水火爲用。火爲水之配。婦道也。金尅木。故以金治木。然後金木爲器。金爲木之配。夫道也。木尅土。故以木治土。然後木土爲利。而木之與土。又有夫婦之別焉。其相尅所以相治者如此。厥初生民。胚胎方肇。萬形未立。而命門元象已基化矣。自此以往。五藏相尅以相成。賅而存焉。而道貌天形。由此完備矣。

原自乾坤交遘於亥。一陽始壬於西北。壬爲陽水。合丁之陰火而生丙。丙爲陽火。合辛之陰金而生庚。庚爲陽金。合乙之陰木而生甲。甲爲陽木。合己之陰土而生戊。戊爲陽土。合癸之陰水而生壬。玆夫婦之義。化毓妙理。由是出焉。

乾、西北之卦也。以其知太始而先物。非作成而後物者也。故其位前乎亥。坤之一陰肇於午。至亥而六陰之體全。乾之安其位。則可以求坤而爲配也。坤之體既全。則可以從乾而爲配也。此亥之位。所以爲乾坤交遘之地。乾坤交遘。夫婦之義和矣。故一陽始壬於西北也。乾坤交遘而生壬者。蓋壬、水也。論水之初。則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而水卽一而寓焉。此所以爲天地之父母。天地猶且以水爲父母。則萬物之生。孰不資焉。此壬之生。所以獨先於十千而生化之原。自此出矣。然壬癸皆水也。於水之中。有陰陽之辨焉。丙丁皆火也。於火之中。亦有陰陽之辨焉。甲乙也。庚辛也。戊己也。亦若是而已。水尅火。故水取火爲妻。然陰水之與陰火。陽水之與陽火。數同而志不相得。必也以壬之陽水。合丁之陰火。一陰一陽

而夫婦正矣。陰陽合而夫婦正。故於是生陽火之丙焉。以壬之水。合丁之火而生丙者。何也。蓋有陰有陽謂之氣。金木水火謂之形。凡有生焉。受氣於父。成形於母。惟丙也。受氣於壬故爲陽。成形於丁故爲火。陽火之丙所自而生者如此。惟壬既有子。子又求配焉。亦理之自然。卽此而推。則丙合辛而生庚。庚合乙而生甲。甲合己而生戊。戊合癸而生壬。亦若此而已。在天有陰陽。在人有夫婦。其理一也。然則化育妙理。甯不出於此乎。

方其壬之兆懷。命門初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生血。法丁之生丙也。有心然後生肺。肺生皮毛。法辛之生庚也。有肺然後生肝。肝生筋。法乙之生甲也。有肝然後生脾。脾生肉。法己之生戊也。有脾然後生腎。腎生骨髓。法癸之生壬也。

夫五行之在天地者如此。則其在人豈不然哉。陽施陰化。胚胎既融。必有爲形之始者焉。命門是也。命門既肇。然後生心。以壬之陽水。合丁之陰火之象也。命門合心。心乃生血。蓋與丁之生丙者。無以異也。心之既形。然後生肺。以丙之陽火。合辛之陰金之象也。心之合肺。肺乃生皮毛。蓋與辛之生庚無以異也。由是推之。肺生肝。肝生筋。筋生脾。脾生肉。肉生腎。腎生骨髓。亦可以類言矣。然則在人之五行相克以成者。其果異於天地乎。

有腎則與命門合而二。數備矣。壬者其一水一石之謂與。此腎於五藏。所以獨耦。苟徒知在器有權與準。在物有龜與蛇。在色有赤與黑。而不知一水一石之道。是未達生化之妙本。太一眞精。兆於水。立於石。故

火之悍。金之堅。木之橈。土之和。得以賅存諸中。其相尅相治者。乃所以相成耶。犯人之形者。詎可一於相生相繼。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

難經曰。各藏有一爾。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蓋腎原於北坎。以器言之。有權有準。以物言之。有龜有蛇。以色言之。有赤有黑。以方言之。有朔有北。故腎之在藏。所以獨耦也。然人皆知腎之有耦。而不知一水一石之道。是未達生化之妙本。自非天下之至神。不能與此。何以十月之胎。水精受於四月。火精受於五月。金精受於六月。木精受於七月。土精受於八月。石精受於九月。六精始於水。兆於水之謂也。終於石。立於石之謂也。水尅火。故火精繼之。火尅金。故金精繼之。金尅木。故木精繼之。木尅土。故土精繼之。而咸運於水石之中。則火之悍。金之堅。木之橈。土之和。得以賅存諸中。其相尅相治者。乃所以相成爾。由是言之。一水一石之道。果不爲生化之妙乎。然則犯人之形者。不在於相生相繼。而在於相尅相治。以爲成物之功者可見矣。陰陽類論曰。三陽期在石水。其知此乎。診者因之有沉石之候者以此。

析而推之。一月血凝。二月胚兆。三月陽神爲魂。四月陰靈爲魄。五月五行分五藏。六月六律定六府。以及七情開竅。八景神具。宮室羅布。氣足象成。靡不有自然之序。觀妙之士。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了然胸次。無或逆施者。蓋得其始生之序如此。

太上內觀經曰。一月爲胞。精血凝也。二月爲胎。形兆胚也。三月陽神爲三魂。動以生也。四月陰靈爲七

魄。靜鎮形也。五月五行分五藏。以安神也。六月六律定六府。用滋靈也。七月七情開七竅。通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濟眞靈也。九月宮室羅布。以定精也。十月氣足。萬象成也。此之謂自然之序。周官疾醫。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蓋陽竅七陰竅二。九竅也。形藏四。神藏五。九藏也。兩之者以陰陽上下。參之者以陰陽冲氣。觀妙之士。達生化之理。又參兩九竅九藏之變動。了然如龜卜籌算。秋澄瑩鑒於胸中。無或逆施而倒置其得始生之序。可謂至矣

扶眞翼正章第五

泥在鈞。金在鎔。惟陶冶所成。子之在母。豈無待而然耶。

泥之在鈞。惟陶之所爲。金之在鎔。惟冶之所制。故泥金之方圓大小。顧陶冶而成之者如何爾。子之在母亦如是也。爲之訓迪。爲之挑達。外象內感。使之賢明而壽考。亦在母而已。豈無待而然耶。

蓋專精孕氣。大鈞賦形。有人之形。不能無人之情。彼其視聽言動。好憎欲惡。雖冥於隱默之中。而美惡特未定也。善母道者。引而發之。若爲之訓迪。若爲之挑達。彼將因物而遷。因形而革。有不期然而然者。

渾淪未分。化原初肇。氣充於中。孕之者專精也。形成於外。賦之者大鈞也。有人之形。斯有視聽言動之異。有人之情。斯有好憎欲惡之殊。雖渾淪之際。獨冥於隱默之中。而其道已行矣。然而虛而感。感而變。則若美若惡。特未定也。爲母道者。必有以引而發之。爲之訓迪。以道其善。爲之挑達。以啓其眞。彼雖冥於隱默之中。將因物而遷。因形而革。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故示以賢人君子。使之知所以好德。示以禮法度數。使之知所以制心。揚之以聲音之和。則若琴瑟鐘鼓者。欲其厭足於耳。作之以剛毅之氣。則若犀象軍旅者。欲其感動於目。觀圭璧珠玉。則取夫陰陽之至精。誦詩書箴誡。則取夫言語之至正者。以至調心神。和情性。戒喜怒。節嗜慾。是皆因物隨感。有益於得者也。

胚渾兆象。雖冥於隱默之中。而其耳目心智已備。而神者受之矣。故可以好德制心。猒耳感目。調神而和性。使之先得於自然無間之際。固不待於人道之分而後知也。賢人君子。德行可觀也。故示以賢人君子。使之知所以好德。禮法度數。人之防範也。故示之以禮法度數。使之知所以制心。使之耳所聞者無淫哇。故揚之以聲音之和。則若琴瑟鐘鼓者。欲其厭足於耳。使之目所視者無狹隘。故作之以剛毅之氣。則若犀象軍旅者。欲其感動於目。觀陰陽之至精。足以成純粹之美。聽言語之至正。足以格中正之道。以至調心神而使之不亂。和性情而使之不乖。戒喜怒使之無過。節嗜慾使之無貪。是皆因物隨感。有益於得者如此。此所以生子皆良也。

若乃人有殘廢。物有醜惡。鳥獸之有毒怪者。則欲其勿見。若形有不全。割有不正。味有異常者。則欲其勿食。是又防閑忌慎。無所不用其至。夫其在母也如此。則居然而生。明智而忠厚。端莊而好德。美好而壽考。無足怪矣。是謂外象而內感也。昔太任之姙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而世傳胎教者以此。

胎神內照。無不通也。以醜觀者以醜見。以妍觀者以妍見。人有殘廢。若瘖聾跛躄之類是也。物有醜惡。

若犬赤股、羊冷毛之類是也。鳥獸之有毒怪者。若蛇虺衆首一身之類是也。凡此欲其勿見。見則有感其象之不善者矣。形有不全。若兔之不合其喙也。割有不正。若貴骨殘骨之失其當也。味有異常。若熊蹯黿羹之異饌也。凡此欲其勿食。食則有感。其氣之不善者矣。其防閑忌慎如此。而生理不全者。未之有也。其在母也。好德制心。厭耳感目。凡人之所美者無不棄。殘廢醜惡。毒怪不全。不正異常。凡所謂不善者無不禁。彼其所以胎教者如此。其至。及其居然而生。必明智而忠厚。端莊而好德。美好而壽考。五常備而九德全。神明之容。和氣充焉。而無不完。其外象而內感。使之然矣。昔太任上有思齊之道。下有思媚之義。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故其姙文王也。目不視惡色。無非正色也。耳不聽淫聲。無非正聲也。口不出敖言。無非正言也。以是內感。故文王之生。在母不煩。在傅不勤。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誕先登於岸。至於成思齊之所以聖。豈無得而然哉。此後世所以傳胎教之道歟。

和調滋育章第六

食氣於母。所以養其形。食味於母。所以養其精。形精資育。氣味爲本。豈無時數之宜哉。

天有五氣。母食之矣。而胎又食氣於母。所以養其形也。地有五味。母食之矣。而胎又食味於母。所以養其精也。形充於外。生成之質全。精復於中。性命之理具。其於五氣五味。皆資以爲本。食而養之。時數之宜。可不循哉。

原四時之化。始於木也。十二經之養。始於肝也。滋肝之之經。足厥陰之脈也。自厥陰次之。至於太陽。自一

月積之至於十月。五行相生之氣。天地相合之數。舉在於是。然手少陰太陽之經。無所專養者以君主之官。無爲而已。此皆母之眞氣。子之所賴以養形者也。

帝出乎震。於時爲春。木之盛德。四時之首也。故四時之化始於木。厥陰在足。於五行爲本。肝之在藏。十二經之所出也。故十二經之養始於肝。由一月二月始於足厥陰。少陽肝之經。至九月十月次於足少陰。太陽腎之經。其間手心主而至脾之土。脾之土而至肺之金。肺之金而至腎之水。此自厥陰次之。至於太陽。爲五行相生之氣者如此。自一月之始膏。終於十月之諸神備。男自巳左旋至寅。女自巳右旋至申。凡十月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自一月積之。至十月爲天地相合之數者如此。經有十二而月止於十則以手少陰太陽心之經。無所專養故也。所以無所專養。則以心爲君主之官。君之所養也。不待專養。而養之道得於無爲而已。此皆母之眞氣。子之所賴以養者也。蓋食氣於母。以養其形者如此。

若夫胚膏之始。食必甘美。欲扶其柔脆。味必忌辛。懼散其凝聚。既胎之後。食秔稻魚雁於四月。以通水精之成血。食稻麥牛羊於五月。以助火精之成氣。食猛鷙於六月。以強金精之成筋。食秔稻於七月。以堅木精之成骨。八月九月受土石之精。以成膚革皮毛。則形已備矣。飲醴食甘。輔其中和而已。是皆天地動植之產子之所賴以養精者也。

孫思邈有言。一月名始胚。二月名始膏。當胚膏之始。眞氣方構。如桃花凝露。其柔脆易以壞也。故食甘

美助中和之氣。以助其成焉。其凝聚易以散也。故忌食辛。辛之味以發散爲事故也。當既胎之後。二氣既凝。如泥在鈞。如金在鎔。坯象立極。既有質矣。方水精成血於四月也。食秔稻魚雁。秔稻則性宜下濕。魚雁亦水物也。以通水精。豈不宜哉。方火精成氣於五月也。食稻麥牛羊。麥火穀。羊火畜。稻濟火者也。牛相火者也。以助火精。豈不宜哉。方金精成筋於六月也。必食猛鷙者。鷙、鷹隼之類。猛、虎豹之類。皆利殺。金類也。於以強金精。豈不宜哉。方木精成骨於七月也。必食秔稻者。秔稻味苦。可用以堅。於以堅木精宜矣。其在八月則受土精以成膚革。其在九月則受石精以成皮毛。腎有一水一石。故土精冲和也。石精元氣也。冲和之氣在焉。醴也。甘也。皆中和之味。於是飲醴食甘。以輔其中和而已。凡此皆天地動植之產。子之所賴以養精者也。蓋食味於母。以養其精者如此。

氣味之養。和理鍾萃。深根固蒂。其道出焉。雖或氣有不調。藥石以攻而子不受弊者。有業故也。

食氣於母。既有以養其形。食味於母。又有以養其精。氣味交養。形精交感。和理鍾萃於一性之中。其根深矣。植乎下者強。其蒂固矣。首乎上者定。一陰一陽之道。於是出焉。夫如是則雖其母或氣有不調。藥石以攻。而業子安於胎。初無受弊之患矣。豈不以平居暇預。養其形精如此之至乎。

或者以姙娠毋治。有傷胎破血之論。夫豈知邪氣暴戾。正氣衰微。苟執方無權。縱而勿藥。則母將羸弱。子安能保。上古聖人謂重身毒之。有故無殞。衰其大半而止。蓋藥之性味。本以療疾。誠能處以中庸。與疾適當。且知半而止之。亦何疑於攻治哉。

謂姙娠有疾者。治之有傷胎破血之虞。豈知權哉。蓋攻之於此。非惟治姙娠之病。必有安胎養血之道焉。病去胎安。何傷於治。苟惟執方無權。縱而勿藥。則邪氣日盛。正氣日衰。邪氣盛而母殆。母殆而子安能保哉。黃帝問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帝曰。願聞其故何謂也。岐伯曰。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豈不以審藥之性味。明治療之方。處以中庸。與疾適當。知半而止之。勿過而餘。則何疑於攻治哉。

又況胞胎所繫。本於生氣之原。而食飲與藥。入於口而聚於胃。胃分氣味。散於五藏。苟非大毒駃劑。豈能遽達於胞胎耶。所謂毋治則過矣。

人之食飲與藥。入於口而聚於胃。胃圍天五。分散氣味。而播於藏府諸脈。其氣味之及於胞胎也遠矣。自非有大毒駃劑。豈能遽然洞達於胞胎之重圍哉。以謂毋治。其過也明矣。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三

慈幼篇

養長易。養幼難。帝仁如天而不遺微小。其于幼者慈之如父母。是以保生養體順化殄沴之方。皆勒諸琬琰。以昭示天下。無一不被其澤。斯仁民之意也。

保衞鞠育章第一

五行孕秀。有春夏秋冬異宜者。五形有殊相也。陰陽委和。有骨筋氣血不同者。五態有殊氣也。

五行播于四時。人稟之爲五形。春水屬震。震爲足。夏火屬離。離爲目。秋金屬兌。兌爲口。冬水屬坎。坎爲耳。長夏屬坤。坤爲腹。此五行之異宜者。五形之有殊相也。方陰陽委和于一身。人稟之爲五態。故厥陰生筋。容動于目。太陽生骨。容動于耳。陽明生氣。容動于鼻。少陽生血。容動于舌。太陰生肉。容動于口。此陰陽之不同者。五態之有殊氣也。

夫始生而蒙。冲和均稟。五行陰陽。形態潛異。蓋母氣胎育有盛衰虛實。其在子也。固有剛柔勇怯之異。是以嬰兒初舉。汗穢欲其蕩滌。不足欲其輔翼。冲和欲其保全。

自其同者視之。始生而蒙。冲和均稟。自其異者視之。五行陰陽。形態潛異。卽其同而觀其異。則母之胎氣有盛有衰。有虛有實。所孕不同也。其在子也。有剛柔之體。有勇怯之氣。所受不同也。夫如是、故嬰兒

初舉汙穢欲其蕩滌清其神也不足欲其輔翼全其眞也冲和欲其保全實其氣也清其神全其眞實其氣所以調剛柔勇怯之異

如惡血未納拭以綿指吞而在胸膈者吐以甘草入而在腹中者刮以黃連汞粉皆所以革汙穢也啼聲不發呵臍以溫之甚者灸熨以攻之皆所以助不足也衞囟之天五杜風池之邪浴之以通血脈哺之以助穀神皆所以養冲和也

兒生口中舌上有青泥惡血謂之玉衡若不急拭啼聲一發即入腹成百病矣所以惡血未納拭以綿指也惡血之吞在胸膈者當吐以甘草入在腹中者當利以黃連汞粉惟吐與利期惡血之必去懼百病之成也所謂革汙穢者如此啼聲不發者由難產少氣也呵臍至百度所以補乏而召和也甚者因之以灸熨所以溫中而召陽也所謂助不足者如此囟門者在天庭之上天五之氣充焉性命之府也故在乎衞之風池者在頭項筋兩轅之間風邪之氣入焉疾病之源也故在乎杜之浴之之法用桃李梅根所以去不祥而通血脈哺之之法十日如棗核二十日倍之五十日如彈丸所以開腸胃而助穀神所謂養冲和者如此

三者保子之常法然同爲吐利而吐利有輕重同爲灸熨而灸熨有多寡或先吐利必使汙穢畢除或先灸熨必使疾疢不作然後眞氣自育彼其緩急先後之序隨時變通不可泥于一曲也

同爲吐利而吐利有輕重者視惡血之多少同爲灸熨而灸熨有多寡者視血氣之盛衰或先吐利必

使汗穢畢除者。惡血積多。故先吐利也。或先灸熨。必使疾疚不作者。稟氣衰少。故先灸熨也。彼其緩急先後。隨時變通。而不可泥于一曲如此者。以所孕者有盛衰虛實之不同。所受者有剛柔勇怯之不一爾。

前世之書。執小兒氣盛之論者。不知陽中之有陰。而專于吐利。執河北關中地寒之論者。不知南北之異。而專于灸熨。或以謂六歲爲兒。而嬰孺之病無承據。不知榮衞血氣有生皆全也。或以謂小兒脈候多端。與老壯有殊。不知藏府呼吸有形皆同也。

醫者意也。庸可執乎。孫思邈嘗謂小兒初生。生氣尙盛。但有微惡。則須下無所損。故有執小兒氣盛之論者。一于吐利。而不知小兒雖有純陽。而陽中有陰。孫思邈又謂河北關中土地多寒。兒喜病痙。其兒生三日。多逆灸以防之。故有執河北關中地寒之論者。一于灸熨。而不知所居有南北之異。小品方云。凡人年六歲以上爲小。十六歲已上爲少。三十歲已上爲壯。五十歲已上爲老。其六歲已下。經所不載。所以乳下嬰兒有病難治者。皆爲無所承據也。或泥于此者。不知嬰兒雖幼。其血榮氣衞。有生皆全也。知其皆全。則雖六歲已下無所承據。豈得不以理而治乎。小兒脈氣弦急則氣縛。脈緩則不消乳。緊數則與形相稱。虛濡則上虛邪。與老壯之脈不同者。或泥于此者。不知嬰兒雖幼。其五藏六府呼吸盈虛。有形皆同也。知其皆同。則雖治嬰孩。當法老壯。孫思邈曰。小兒與大人不殊。唯用藥有多少爲異者此也。

通識之士。必察剛柔勇怯之所以異。視其汗穢。無憚于吐利。視其虛弱。無憚于灸熨。審乎五形。適以寒溫之宜。審乎五態。道以陰陽之平。病之輕重緩急。隨證以治之。不必蔽于難治也。脈之長短遲速。因形以別之。不必拘于至數也。明乎此。則慈幼之道其庶乎。

通識之士。不蔽于一曲。故必察剛柔勇怯之所以異。視其汗穢吐利可也。若無汗穢。何吐利之有乎。視其虛弱。灸熨可也。若無虛弱。何灸熨之有乎。五形生于五行。其候不同也。當適寒溫之宜。五態出于陰陽。其變不同也。當導以陰陽之平。病之輕者不重治。病之急者不緩治。顧其色脈之證何如爾。豈蔽于難治哉。脈之長者別以短。脈之遲者別以速。顧其往來之形如何爾。豈拘于至數哉。苟能明乎此。慈幼之道得矣。

乳哺襁褓章第二

人之初生。胃氣未固。膚革未成。乳飲易傷。風邪易入。乳哺欲其有節。襁褓欲其有宜。則達其饑飽。察其強弱。適其穠薄。循其寒燠者。蓋有道矣。

厥初生民。元氣始于天一。冲氣成于天五。至于天五而生理具矣。然胃氣雖冲而未固。膚革雖形而未成。未固則乳飲易以傷。未成則風邪易以入。其于乳哺襁褓宜深察而戒之也。于是達其饑飽。察其強弱。以爲乳哺之節。適其穠薄。循其寒燠。以爲襁褓之宜。乳哺有節。襁褓有宜。則乳飲無自而傷。風邪無自而入矣。

是以論乳者。夏不欲熱。熱則致嘔逆。冬不欲寒。寒則致欬痢。母不欲怒。怒則令上氣顛狂。母不欲醉。醉則令身熱腹滿。母方吐下而乳。則致虛羸。母有積熱而乳。則變黃不能食。新房而乳。則瘦瘁交脛不能行。胎之在母。資血以生。子之在母。資乳以成。夏而熱乳。是謂重熱。重熱則偏陽而嘔逆。冬而寒乳。是謂重寒。重寒則偏陰而欬痢。怒則毘陽。故其子上氣顛狂。醉則發陽。故其子身熱腹滿。母方吐下則中虛。故能致虛羸。母有積熱。是赤黃爲熱也。故能致變黃不能食。新房則勞傷。故能致瘦瘁交脛不能行。不能行者、骨不成也。腎主骨。勞傷在腎也。是皆母能令子虛。各以類至者如此。

論襁褓者。衣欲舊帛。綿欲故絮。非惟惡于新燠也。亦資父母之餘氣以致養焉。重衣溫厚。幃帳周密。則減損之。苟爲不然。傷皮膚。害血脈。瘡瘍發黃。是生多疾。皆不可不察也。

舊衣故絮。取柔也。亦資父母之餘氣也。孫思邈云。生兒宜用其父故衣裹之。生女宜用其母故衣裹之。皆勿用新帛爲善。又曰。當以故絮衣。勿用新帛綿也。兒生氣既盛。純陽也。苟重衣幃帳。適以增疾。是以傷皮膚。害血脈。發雜瘡而黃。皆由純陽加厚衣以燠之也。由是言之。襁褓之道。不可不察。

然論乳者。又有用哺之法。蓋哺所以賴穀氣也。始生三日用飲。過三日用哺。哺之多少。量日以爲則。如是則五藏得所養而胃氣壯矣。論襁褓者。又有去寒就溫之法。方天和無風之時。攜持保抱。嬉戲日中。如是則血凝氣剛。骨骼成就。

兒生而乳。又有用哺之法者。所以養五藏而壯胃氣。兒生而襁褓。又有去寒就溫之法者。所以助血氣

而成骨骼。新生三日。研米作飲。日三咽之。至七日與哺。此始生三日用飲。過三日用哺也。哺之法、十日如棗核。二十日倍之。五十日如彈丸。此哺之多少。量日以爲則也。如此則五藏得所養而胃氣壯矣。天和無風。順天時也。攜持保抱。須人力也。假日之煖。以爲溫養之道。此所以血凝氣剛則骨成骼就。

觀夫陰地草木。以其不歷風日。故盛夏柔脆。未秋搖落。而鮮克有立。泥于人乎。聖人論食飲有節。起居有常。矧嬰兒者。其肉脆。其血少。其氣弱。乳哺襁褓。庸可忽諸。

養長之道易。養幼之道難。蓋嬰兒之生。蒙而未明。穉而未壯。胃氣未固。膚革未成。苟于此時不能生而乳。乳而哺。輔穀神之有漸。生而襁褓。襁褓而去寒就溫。調血氣之有倫。曾何異陰地之草木哉。處陰居溼。無風動日暖之氣。故枝葉雖茂。盛夏柔脆。未秋搖落。其克有立者鮮矣。聖人者、體神明之道。達性命之理。宜若無待于外養矣。尙且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又況嬰兒。其肉脆。其血少。其氣弱。有待于人者爲多。其于乳哺襁褓。宜何如哉。

形氣變成章第三

天有精。地有形。形精相感而化生萬物。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天爲陽。地爲陰。水爲陰。火爲陽。陰陽者、血氣之男女。水火者、陰陽之證兆。

天降精以有覆。地立形以有載。形精相感而生生化化。此天地之所以能爲萬物之父母也。書言惟天地萬物父母。凡以此爾。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故天爲陽。地爲陰。水寒而靜。火熱而躁。故水爲陰。火爲陽。

天地也。水火也。雖則不同。其麗于陰陽則一也。有男女然後物有所生。血氣以陰陽爲男女。則血氣自陰陽而有生矣。有證兆然後物有所形。陰陽以水火爲證兆。則陰陽自水火而有形矣。

惟水火既濟。氣血變革。然後剛柔有體而質形立焉。造化鑪錘間。不能外是以成物。茲嬰孺始生有變蒸之理也。

上水下火。兩者相逮。此水火之既濟也。水爲血。火爲氣。水火既濟則血氣爲之日改月化而變革矣。夫然後得乎陽者其體剛。得乎陰者其體柔。既已有體。而聲色貌象之形質立矣。天地水火血氣麗于陰陽。則陰陽之爲用也大矣。造化鑪錘所以成物。不能外是。故人之始生。血微氣弱而爲嬰孩者。亦以此而有變蒸之理。凡以陰陽形氣推移。不可不察也。

原受氣之初。由胚胎而有血脈。由血脈而成形體。由形體而能動。由動而筋骨立。以致毛髮生而藏府具。穀氣入胃而百神備。是乃具體未形、有常不變之時也。若夫萌區有狀。留動而生。血脈未榮。五藏未固。尙資陰陽之氣。水火之濟。甄陶以成。非道之自然以變爲常者哉。

受氣之初。胚渾之始也。一月始胚。二月始膏。三月胞。四月而形體成。五月而能動。六月而筋骨立。七月而毛髮生。八月而藏府具。九月而穀氣入胃。十月而百神備。凡此具體未形、有常不變之時也。殆夫萌區有狀。留動而生。則百體外著。昔之血脈兆而未形。今則形而未榮。昔之五藏具而未成。今則成而未固。將欲充其成而至于固。充其形而至于榮。其在造化鑪錘之間。資陰陽之氣。水火之濟。猶泥之在陶。

得甄而後成。凡此所謂道之自然以變爲常者也。

兒生三十二日一變。六十四日再變且蒸。變者上氣。蒸者體熱。上氣則以五藏改易。氣皆上朝。藏眞高于肺而肺主氣故爾。體熱則以血脈敷榮。陽方外固。陽在外爲陰之使故爾。積二百八十八日九變。三百二十日十變五蒸。是之謂小蒸畢。後六十四日一大蒸。積二百五十六日大蒸畢。凡五百七十六日變蒸數足。形氣成就。每經一變。則情態異常。

唯以變爲常。故造化于人有變蒸焉。變者上氣。蒸者體熱。五藏改易。氣皆上朝。藏眞高于肺。而肺主氣。故上氣爲變之候。血脈敷榮。陽方外固。陽在外爲陰之使。故體熱爲蒸之候。兒生三十二日一變。必三十二者。蓋受氣始于肝。肝、七數也。四八爲一變。成八得四而治故也。一變上氣而不體熱。再變且蒸。體熱而上氣。九十六日一變。猶初變也。一百二十八日四變。猶再變也。自此以往。積三百二十日凡十變五蒸。窮天地之數而一小蒸畢。其後六十四日一大蒸。蒸後六十四日復大蒸。蒸後一百二十八日復大蒸。積二百五十六日而大蒸畢。凡五百七十六日變蒸數足。形氣成就。每經一變。榮其血脈。改其五藏。則情態異常。故或能欬笑。或成機關。或能匍匐。或欲學語。或亭亭然。每變愈上而道貌天形充矣。此有生之後變化之機也。

蓋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溼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七情之生。得非成于變蒸之後耶。其候有輕重。其時有遠近。輕者體熱微汗。時有驚候。耳與後陰。所會皆冷。重者壯熱而脈亂。或汗或

否。此其候也。平者五日而衰。遠者十日而衰矣。先期後日。後之五日爲十日之中。熱乃除。此其時也。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五位、前後左右中也。水位於後。是生寒氣。火位于前。是生暑氣。金位于右。于是爲燥。土位于中。于是爲溼。木位于左。于是爲風。此天下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溼風也。五藏、肝心脾肺腎也。五氣、寒暑燥溼風也。心化于暑而生喜。肝化于風而生怒。脾化于溼而生思。肺化于燥而生悲憂。腎化于寒而生恐。此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也。變蒸之後。化生七情。七情化生。豈無得而然耶。亦本于五行而已。然變蒸有輕重。其時有遠近。體熱微汗。似有驚候。耳與後陰所會皆冷。所謂輕也。壯熱脈亂。不特體熱而已。或汗或否。不特微汗而已。所謂重也。五日而衰者平。十日而衰者遠。候有輕重。時有遠近。皆以其體之盛衰虛實而然也。

當是時務致和平。不欲驚擾。灸刺湯劑。皆非所宜。或先變而熱作。或後蒸而未解。則治之當如成法。或變蒸之中。加以時行溫病。與夫非變蒸而得天行者。其診大率相類。惟耳及後陰。所會皆熱爲異爾。學者可不審焉。

當變蒸之時。務致和平。不欲驚擾。驚擾則是謂怛化。灸刺湯劑皆驚擾之類。先變而熱作者。謂變期而熱者也。後蒸而未解者。謂逢日數而不歇者也。凡此當治如成法者。如方所具之法也。變蒸之中。加以時行溫病者。上氣體熱加以變蒸也。非變蒸而得天行者。上氣體熱同于變蒸也。若是二者。診雖相類。而耳及後陰。所會皆熱爲異爾。即其同而辨其異。豈蔽于一曲者能若是乎。

稽原疾證章第四

嬰孩氣專志一。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然五藏未定。雖微喜怒嗜慾之傷。然風雨寒暑。飲食居處。易以生患。故外邪襲虛。入爲諸風。肥甘之過。積爲疳黃。襁褓不慎。則膚腠受邪而寒熱。出處不時。則精神不守而客忤。蘊熱而班毒。積冷而夜啼。皆陰陽之寇。甚于剛壯者也。

人受中和以成。而嬰兒則純而未散。故氣專而無所雜。志一而無二適。終日號而嗌不嗄。則中藏至和而無乖也。藏府冲融而未凝。故五藏未定也。七情未發于中。故微喜怒嗜慾之傷。起處惟貧于人。故風雨寒暑。飲食居處。易以生患。惟易以生患。故衣暖汗出。腠理俱虛。此外邪之所以入也。食肥飲甘。積于脾胃。此諸疳之所以作也。襁褓致慎。則血凝氣剛。肌肉牢密。堪耐寒風。不致疾病。何寒熱之有乎。惟襁褓不慎。則膚腠受邪而寒熱也。出處有時。則不傷牛馬。不歷鬼神。不冒蠭惡。不暴乳氣。何客忤之有乎。惟出處不時。則精神失守而客忤也。冒時行疾疫。則患班毒。時行疾疫。蘊熱故也。胎寒腹痛。則患驚啼。胎寒腹痛。積冷故也。夫如是則陰陽之寇。得以傷之。甚于剛強壯大之人也。

況根于中者。與生俱生。如母驚傷胎。生而癲疾。腎氣不成。生而解顱。風熱傷胎。生而口噤。風冷傷胎。生而軀啼。納汚之爲血癖也。胎弱之爲諸癇也。率由孕育之初。殆非一朝一夕之故。是以善保赤子。治法尤詳。

子之在母。胎養失節。故其生也病生焉。母驚傷胎。狂陽積也。故生而癲疾。腎氣不成。元氣絕而冲氣傷也。故生而解顱。顱腎氣所屬焉。風熱傷胎。心氣過也。故生而口噤。風冷傷胎。客氣逆也。故生而軀啼。汙

血汙也。納汙于膈而爲血癖。胎弱氣血微也。受胎之微虛而爲諸癇。凡此皆由孕育之初。邪氣迴薄。日復一日。結根盤固。馴至之漸。至于若是。善保赤子者。其于治法。尤致其詳焉。

吐下灸刺。尉浴粉摩。泛應而機隨。若病在胸中。穢汁既吞。必吐而愈。病在腸中。乳哺不進。必下而愈。重腭重斷。治以微鍼。暴癇身直。治以灸熨。尉風池以泄微邪。浴皮膚以散寒熱。摩胸以通鼻塞。粉汗以密腠理。至若重舌之膜。斷之以爪。邪癘之氣。禳以祝由。

小兒之病不一。良工之治亦異。是以吐下灸刺。尉浴粉摩。數者泛應而機隨。顧其病如何耳。青泥惡血。謂之玉衡。吞于胸中。昏憒神智。必以甘草湯吐之。痰飲爲癖。謂之痰癖。結于胸中。乳哺不進者。必以紫丸下之。重腭重斷。治以微鍼者。有著頰裏及上腭如垂瘜。有脹起者名重腭。有著齒斷如垂瘜。有脹起者名重斷。可以綿纏長鍼。留刃如粟。刺去血則愈也。暴癇身直。治以灸熨者。暴癇身直而不俛。當灸太倉。風池在項筋兩輭之間。風邪之所出入也。故尉之以泄微邪。皮膚、表也。寒熱之所易候也。故浴之以散寒熱。摩胸以通鼻塞者。胸圍冲氣而鼻通焉故也。粉汗以密腠理者。汗則腠理開故也。重舌之膜。令兒言語不發。可以爪摘斷之也。故重舌之膜。斷之以爪。邪癘之氣。將耗眞元。則有梁塵戶上之祝所以禳之。故邪癘之氣。禳以祝由。凡此其治之端不一也。

蓋穉弱感疾。易于滋蔓。推惻隱之心者。要在防微杜漸。故無所不用其至也。彼拘于無治。或欲如田舍兒。任其自然。未免爲失病之機。過于救治。或欲不問春夏。蕩以駛劑。未免有湯液之傷。是皆一偏之蔽。非知

治之大體也。

穉弱者、血氣未剛。肌膚未凝。風邪易以入。沴氣易以傷。故感疾易于滋蔓也。惟仁者推惻隱之心。求以治之。故防微杜漸。無所不用其至焉。孫思邈云。人不詳南北之殊。便按方而用之。是以多害小兒也。所以田舍小兒。任其自然。皆無得而有夭橫。後人因之。拘于無治。故失病之機。小兒初病。宜明診候之方。適春夏之宜。審虛實之證。隨其所患而治之。苟過于救治。不問春夏。蕩以駛劑。故有湯液之傷。凡此皆不得中道。蔽于一偏之過也。是豈知治之大體。在乎知病之機。適時之宜哉。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四

達道篇

一陰一陽之謂道。殆無往而勿存。降而在人。妙爲精神。充爲氣體。著爲聲色。無非道也。以道之所寓而昭示天下。豈特使知存形軀生而已。

洞化知體章第一

人之精神與天地相爲流通。出入升降。消息盈虛係焉。故耳目手足均一身也。而致用各異。十二經脈皆榮衞也。而多寡不齊。溫熱涼寒有方。勇怯動靜有變。

天有陰陽。地有水火。人有精神。其實一也。故人之精神與天地相爲流通。天地則有出入升降。則人之精神亦與之爲出入升降。天地則有消息盈虛。則人之精神亦與之爲消息盈虛。夫惟如此。故坎入一而爲耳。離圍二而爲目。上麗者爲手。下麗者爲足。均囿于一身也。而致用各異。屬乎天者三陽三陰。上麗乎手。屬乎地者三陰三陽。下麗乎足。皆爲榮衞也。而多寡不齊。溫熱寒涼、其方之不同也。動靜勇怯、其變之不一也。是皆出入升降。消息盈虛之所致也。

東南方、陽也。陽精并于上。西北方、陰也。陰精并于下。并于上則上明而下虛。故耳目雖明而手足不若右之爲強。并于下則下盛而上虛。故手足雖強而耳目不若左之爲明。茲耳目手足之異也。

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故東南方陽也。西北方陰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故陽精并于上。陰精并于下。人之一身。耳目爲上。手足爲下。故并于上則上明而下虛。故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并于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

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少血多氣。太陰多氣少血。三陰之常數本乎地者如此。少陽少血多氣。陽明多氣多血。太陽多血少氣。三陽之常數本乎天者如此。茲十二經脈之異也。

血爲陰。氣爲陽。血爲榮。氣爲衞。榮衞陰陽有自然之多少。非人爲故也。用鍼者、隨其多少而補寫之。厥陰多血少氣。則寫血而補氣。舉此則凡三陰之常數本乎地者皆如此也。少陽少血多氣。則寫氣而補血。舉此則凡三陽之常數本乎天者皆如此也。

子美盡于西北。知西北之爲陰。午美極于東南。知東南之爲陽。陽者其精降于下。陰者其精拱于上。陽精下降。故右熱而左溫。陰精拱上。故左寒而右涼。豈不曰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耶。

揚雄曰。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爲子美盡矣。東南則午美極矣。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拱于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夫陽氣生于東而盛于南。故東方溫而南方熱。陰氣生于西而盛于北。故西方涼而北方寒。然東南西北左右異者。位于乾而面于巽也。是以不同也。

夜行則傷陰。故喘出于腎。其氣傷肺。有所墮恐則傷血。故喘出于肝。其氣傷脾。有所驚恐則傷氣。故喘出

于肺。其氣害心。是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爲病。豈不曰、人之驚恐悲勞動靜皆爲之變耶。夜者陰盛之時。于此而行則傷陰。故喘出于腎。腎者、陰之合也。墮則血脈不振。于此而恐則傷血。故喘出于肝。肝者、血之舍也。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而氣爲之不守。此驚恐所以傷氣。故喘出于肺。肺主氣故爾。其氣傷肺。其氣傷脾。其氣害心。是皆氣之淫也。勇者氣壯。故當是時氣行則已。怯者氣弱。故當是時著而爲病也。經脈別論云。人之驚恐悲勞動靜皆爲之變者以此。

洞達其然。故手足耳目明邪之所感。則知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右甚。其在下則左甚也。于經脈得治病之序。則知氣血常數。多寡盛衰。然後寫有餘補不足也。明溫熱涼寒之殊。則適寒涼者必脹。適溫熱者必瘡。下則脹已。汗則瘡已。觀人之勇怯。皮膚骨肉。故能知其情以爲診法焉。

手足耳目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左輕而右甚。其在下則右輕而左甚。夫何故上右下左。爲陰陽不強之地。此陰陽天地所以不能全也。故邪居之。察陰陽上下左右之宜。故能別經脈得治病之序。是以氣血常數。多寡盛衰。無不知焉。然後視其有餘寫之。不足補之也。溫熱者毘于陽。寒涼者毘于陰。此二者之殊也。適寒涼者脾胃弱而虛。故必脹。適溫熱者血氣盛而壅。故必瘡。下則脹已。利其陰也。汗則瘡已。泄其陽也。唯病既殊。此治法之所以不同。而又觀人之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其于得治病之序何加焉。

非惟是也。陰精所拱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則知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高者其氣

壽。下者其氣夭。則知崇高之地爲陰所勝。汙下之地爲陽所勝也。陰方之地。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中。而正氣堅守。故壽延。陽方之地。陽氣妄耗。發散無度。風溼數中。眞氣傾竭。故夭折。陰精所拱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者此也。惟陰精所拱。故西北之人皮膚厚腠理密。人皆食熱而宜散宜寒。惟陽精所降。故東南之人皮膚疎。腠理開。人皆食冷而宜收宜溫。陽勝者夭。陰勝者壽。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者此也。惟氣壽則知崇高者。陰氣治之。惟氣夭則知汙下者。陽氣治之也。

形樂志苦者。病生于脈。形苦志樂者。病生于筋。形志皆樂者。病生于肉。形志皆苦者。病生于咽嗌。在脈則治以灸刺。在筋則治以尉引。在肉則治以鍼石。在咽嗌則治以百藥。

形樂者無勞役。無勞役則筋骨平。志苦者思慮深。思慮深則榮衞乖。故病生于脈。志樂者思慮省。思慮省則氣脈緩。形苦者勞役甚。勞役甚則筋骨傷。故病生于筋。志樂形樂者、心神解緩而筋骨不勞。氣道爲之塡塞。衞氣爲之怫結。而肉理相比。故病生于肉也。志苦形苦者。既勞于役。復結于思。則肝氣幷于脾。肝與膽合。嗌爲之梗。故病生于咽嗌。在脈治之以灸刺。欲補寫之得宜也。在筋治之以尉引。欲氣通而和緩也。在肉治之以鍼石。欲其泄滿而破結也。在嗌治之以百藥。欲其通塞而治壅也。

夫命之壽夭。情之苦樂。豈無得而然哉。以至求氣交之分。知物生之所由。辨肥瘠之形。知榮衞之盛衰。問貴賤、知三診之妙。

命之壽夭。以陰陽之異。情之苦樂。以形志之殊。豈無自而然哉。六微旨大論云。何謂氣交。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天樞之上。天氣爲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所謂求氣交之分。知物生之所由者如此。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其人瘦則外泄而寒。或血旺而氣實。或氣弱而血竭。所謂辨肥瘠之形。知榮衞之盛衰者如此。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榮。故診有三常。必問貴賤之宜。知三診之妙者如此。

此古之治病者、所以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夭壽。生化之期。然後可以知人之形氣。若夫不達貧富貴賤之所處。剛柔緩急之所稟。與夫寒溫飲食之節。則適以自亂而不足以自明爾。

天道有盈虛。地理有高下。陽盛勝陰。陰盛勝陽。陽氣先至。多溫多熱。陰氣先至。多涼多寒。陰精拱者壽。陽精拱者夭。六節所分。生化所係。明乎此者。然後可以知人之形氣。有餘不足而莫之遁矣。若夫不達貧富貴賤之所處。何以明先富後貧。先貴後賤之證耶。不達剛柔緩急之所稟。何以明砭石毒藥。灸焫微鍼之法耞。或寒或溫。而飲食之節各有所宜。不知此類。是謂適以自亂而不足以自明爾。

察色精微章第二

形色、天性也。色爲有變。蓋留動而生。脗合五行。上下左右。皆有定位。至其妙應四時、難測難窮。玆爲微診。惟能察精明以揆奇常。以通神明。望而可知。所以進乎智而與乎神也。

莊子曰。留動而生色。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然則形色之有天性也明矣。豈不

以形無變而色有變。皆有自然之理。故脂合五行而兆見于金木水火土之應也。色見于上。傷神之兆也。故上爲逆。色見于下。病生之氣也。故下爲從。色見于左者。左爲陽。男子得之爲從。色見于右者。右爲陰。女子得之爲從。是皆有定位而不可易者也。至其妙應四時。則色白脈毛者應秋。色青脈弦者應春。色黑脈石者應冬。色赤脈洪者應夏。色黃脈代者應長夏及四季。是皆難測難窮。茲爲微診。不易知也。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能察精明。則可以探奇常而得病之經權。可以通神明而該貫乎幽隱。彼有五色。此可望而知也。盡此者、其進乎智而與乎神者乎。故曰望而知之謂之神。

故青赤見于春。赤黃見于夏。黃白見于長夏。白黑見于秋。黑青見于冬。是謂五藏之生者、以五行之相繼也。得肝脈色見青白。心脈見赤黑。脾脈見黃青。肺脈見白赤。腎脈見黑黃。是謂眞藏之見者、以五行之相剋也。

青、木也。赤、火也。當春之時。木旺而能生火。木不絕也。故青赤見于春。赤、火也。黃、土也。當夏之時。火旺而能生土。火不絕也。故赤黃見于夏。舉此則黃白見于長夏。白黑見于秋。黑青見于冬。可以類推也。是謂五藏之生者以五行之相繼也。如此肝脈弦。得弦者色見乎青白。青爲白所勝也。心脈鉤。得鉤者色見乎赤黑。赤爲黑所勝也。舉此則脾脈代而見黃青。肺脈毛而見白赤。腎脈石而見黑黃。可以類推也。是謂眞藏之見者以五行之相剋也。如此望而知之。其將有得于此乎。

滋榮者其氣生。如翠羽、雞冠、蟹腹、豕膏、烏羽是也。枯夭者其氣敗。如草滋、衄血、枳實、枯骨、如焰是也。于其

奪否。知病新故。于其淺深。知治久近。于其上行。知病愈甚。于其下行。知病方已。或從內走外。或從外走內。變化隱顯。豈一端而已哉。

五藏六府其榮在面。藏府未弱則發而爲滋榮。藏府已虧則發而爲枯夭。滋榮者其氣生。故肝之色青如翠羽。心之色赤如雞冠。脾之色黃如蟹腹。肺之色白如豕膏。腎之色黑如烏羽。此五色見而生。枯夭者其氣敗。肝病而青如草茲。心病而赤如衄血。脾病而黃如枳實。肺病而白如枯骨。腎病而黑如炲。此五色見而敗。于奪否知病新故者。驗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驗其脈大、其色奪者久病也。于其淺深知治久近者。其脈浮者淺。淺則其病近。其脈沈者深。深則其病久。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其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也。其色從內部走外部者。其病從內走外也。由是言之。則變化隱顯。豈一端而已哉。知其不一從而審之。醫之妙也。

若乃肺風而眉白。心風而口赤。肝風而目青。脾風而鼻黃。腎風而肌黑。以風善行數變故爾。肝熱而左頰赤。肺熱而右頰赤。心熱而顏赤。脾熱而鼻赤。腎熱而頤赤。以諸熱皆屬于火故爾。

風盛于藏。而色見于形。風善行數變。故色亦隨之。故風論曰。肺風之狀。診在眉上。其色白。心風之狀。診在口。其色赤。肝風之狀。診在目下。其色青。脾風之狀。診在鼻上。其色黃。腎風之狀。診在肌上。其色黑。熱盛于藏。色見于面。熱屬于色。故亦隨之。刺熱論曰。肝熱病者左頰赤。左者、肝之位故也。肺熱病者右頰赤。右者、肺之位故也。心熱病者顏先赤。炎上者、火之位故也。脾熱病者鼻先赤。中者、脾之位故也。腎熱

病者頤先赤潤下者、水之位故也。

以至青黑爲痛。黃赤爲熱。白爲寒。以五氣不同故爾。鼻端青爲腹冷。黑爲水氣。白爲無血。黃爲胸寒。赤爲有風。鮮明爲留飲。以五色取決于此故爾。然審病者又加以脾眞爲本。蓋脾眞之黃。是謂天五之氣。五色五明。病雖持久而面黃必生者。謂其眞氣外榮也。

青與黑。木相水而寒極。故爲痛。黃與赤。土相火而合氣。故爲熱。白、金也。金氣清。故爲寒。鼻者、中嶽之象。土之位也。五色寓此而見焉。鼻端青爲腹冷者。木剋土也。腹、坤也。鼻端黑爲水氣者。水極而土病也。鼻端白爲無血者。金旺而火囚也。黃爲胸寒者。胸、中部也。赤爲有風者。火疾風生也。鮮明爲留飲者。土剋水也。此五色見于鼻者如此。其審病又皆以脾眞爲本焉。五藏生成論云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敗也。所以不敗者。天五之氣存焉故也。若乃病雖持久。面色黃者必生。亦以眞氣之所榮也。豈非脾眞者中和之氣與。

此數者雖皆成法。然自非必淨必清。見曉于冥冥。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則眉睫之閒。欲其萬全者難矣。黃帝所謂積神于心。屬意勿去。誠得諸此。

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察色之微。其法多矣。自非必淨必清。見曉于冥冥。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則目力或殆。欲其萬全難矣。豈非推而行之。有待于人乎。此黃帝所以謂積神于心。屬意勿去也。苟能積神屬意。獨造精微之妙。則可以望而知之矣。

持脈虛靜章第三

陰陽者脈之本。尺寸者脈之部。內外者脈之分。形有長短。體有肥瘠。性有緩急。志有苦樂。審如是者。持脈之法也。致虛守靜。其神無營。俾事物不得入其舍。乃持脈之道也。進乎法而造乎道。定于己而應于人。則有過之脈可求焉。

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其浮與滑長爲陽。其沈與濇短爲陰。此之謂脈之本。從關至尺爲尺內。從關至魚際爲寸口。尺者尺內一寸。寸者寸內九分。此之謂脈之部。陰、藏也。爲裏而主內。陽、府也。爲表而主外。此之謂脈之分。形有長短。必視之以定疎數。體有肥瘠。必視之以定淺深。性有緩急。因以察其寬猛。志有苦樂。因以察其舒疾。能審乎是。則持脈之法也。致虛者惟虛則誠。守靜者惟靜則明。其神無營。則內保而外不蕩。俾事物不得入其舍。則萬物莫我攖。如是則致虛所以極。守靜所以篤。是爲持脈之道。守乎法所以應乎神。造乎道所以守于己。進乎法而造乎道。自麤而至精也。定于己而應于人。有主于中而後能有接于外也。如是則有過之脈爲可求焉。夫四至之脈。六部之候。同是爲平和。其閒或有陰之過。有陽之過。能卽其異于衆脈者而求之。斯可矣。寸也。尺也。關也。苟或俱大俱細。則是人之所稟氣有不同。未可一概而求其病。此所以貴夫求有過之脈與。

是故輕重有差。至數有辨。脈口人迎。上下胥應。本末寒溫之相守。形肉血氣之相宜。應春而圓。應夏而方。應秋而平。應冬而沈。皆脈理之常然也。

輕重有差。至數有辨者。昔人以菽之多寡爲診脈輕重之權。以息之呼吸爲經脈至數之準。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平人氣象論論之詳矣。此理之至當。曉然易見也。至有以菽之多寡權六部之輕重者。則以肺爲至輕。腎爲至重。心重于肺。肝輕于腎。脾得其中。大抵肺主皮毛。診至皮毛可也。心主血脈。診至血脈可也。診脾至肌肉。診肝至筋。診腎至骨。以是爲宜。則輕重可見矣。脈口人迎。上下胥應者。或人迎盛于脈口。或脈口盛于人迎。人迎至四盛以上爲格陽。脈口至四盛以上爲關陰。俱盛四倍已上爲關格。脈口人迎知其上下之胥應。則本末寒溫之相守。形肉血氣之相宜得矣。應春而圓。其脈耎弱輕虛。欲其象規之運。應夏而方。其脈洪大滑數。欲其象矩之靜。應秋而平。浮毛之脈高而平也。應冬而沈。堅石之脈下而沈也。四時有常氣。脈應之而爲理之常也。

悉以胃氣爲本。胃氣者、陰陽之沖氣。所謂浮中沈是矣。若春欲弦。必胃而弦可也。但弦無胃氣。則非平脈。夏欲鉤。必胃而鉤可也。但鉤無胃氣。則非平脈。秋欲毛。必胃而毛可也。但毛無胃氣。則非平脈。冬欲石。必胃而石可也。但石無胃氣。則非平脈。

正理論曰。穀入于胃。脈乃道行。蓋胃爲天五而播氣于諸脈也。夫穀、土也。胃、亦土也。此穀之所以入胃。金木水火皆得土而成。此諸脈所以皆受氣于胃也。平人氣象論謂人以水穀爲本。故人不可絕水穀。脈不可無胃氣。悉以胃氣爲本。凡以此也。氣稟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故胃氣者、陰陽之沖氣。所謂浮中沈是也。春欲弦。夏欲鉤。秋欲毛。冬欲石。皆稟于胃。則是平人之常氣。不可絕也。腎一也。而其數言

六心二也。而其數言七。得五而成。推此則五藏之不可無胃氣也可知矣。

故曰。診病之始。五決爲紀。欲知其始。先建其母。夫微妙在脈。察之爲難。持以虛靜。則難者斯易

大作綱。小作紀。綱舉而有統屬。紀隨而有條理。診病之始。五決爲紀。診五藏之病。決以五行。則有條理而不紊也。欲知其始。先建其母者。母爲應時之王氣者也。病之起常在于應時之脈故也。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近浮雲。視深淵尚可測。近浮雲莫知其極。此所謂微妙在脈。察之爲難也。持以虛靜。則難者斯易。蓋虛靜推于天地。無往而不可。

蓋無所于忤。虛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唯虛故能實。實則有倫而不亂。唯靜故能動。動則無入而不自得。胡不觀鑑之爲物。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者。唯虛而已。水之爲物。明燭鬚眉。其平中準者。亦靜而已。鑑之虛水之靜猶然。而況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審清濁而知部分。理色脈而通神明乎。向非虛一而靜。則形與診相類。

無所于忤者。未始有心。故爲虛之至。一而不變者。未始有作。故爲靜之至。唯虛故能實。實則有倫而不亂者。虛足以受天下之實而能有所理。故有倫而不亂。唯靜故能動。動則無入而不自得者。靜則足以應天下之動而能有所守。故無入而不自得。鑑無心而虛。水無作而靜。猶足以有應有燭。聖人于人形則論其倫而通理之。于藏府則列其位而差別之。氣清者爲榮。氣濁者爲衞。審此則知部分之域。色見乎容貌。脈流乎百體。理此以通神明之德。向非虛一而靜。則形與診相類。唯虛一而靜。此所以若鑑之

應。若水之燭。無微而不察矣。

膠于疑似者未易辨。脈與尺相應。有微有甚者未易調。知春夏秋冬之常。而不知以天五爲宗。知權衡規矩之應。而不知有覆診之異。彼麤工者。色聲亂其耳目。趣舍汨其心術。或奪于利害。或怵于驚懼。神者不自許也。其于按而紀之。終而始之。內外之法無一之能知矣。

候有若同而異。故膠于疑似者未易辨。尺內尺外。與脈相應。故脈與尺相應。有微有甚者未易調。知春夏秋冬之常。而不知以天五爲宗。脈貴乎探其本也。知權衡規矩之應。而不知有覆診之異。脈貴乎明其氣也。彼麤工者。色聲亂其耳目。趣舍汨其心術。或奪于利害。或怵于驚懼。神者不自許。若是者。尙何能致虛守靜。以盡持脈之道乎。知內者按而紀之。察脈氣也。知外者終而始之。觀色象也。夫脈氣色象。內外常相應。不能持以虛靜。則內外俱失。此所以無一之能知矣。

診法所以首及平旦之時者。蓋取夫陰陽適平。經絡調順。飲食未進。氣血未亂。彼我虛靜之時與。

黃帝問診法。而岐伯答以平旦之時。脈要精微。診序以爲一篇之首。蓋平旦之時。陰氣未動。陽氣未散。此所謂陰陽適平。經脈未盛。絡脈均調。此所謂經絡調順。飲食未進。故血氣未亂。蓋飲食小浮。則其候似脾。凡是之類。可會于意。不可傳以言。可得于心。而不可得以迹。此所以爲工之所甚疑也。持脈之道。虛靜爲保。保而不失。斯能從容得之。不然。則虛實寒熱之證。將何由定。所存諸己者未定。則遑遽之際。驚惑而駭。尙何病機之能得。

故曰。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其不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內外相失。故時疑殆。審燭厥理。則疴僂之承蜩。津人之操舟。梓慶之削鐻。所以皆進乎技。

經脈十二。手足之三陰三陽。以應十有二月也。絡脈三百六十五。支分派別。以應在天之度。一朞之日也。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精原于坎一。爲陰中之陽。神原于離二。爲陽中之陰。精神固自全而不能以專之。在腎爲志。在脾爲意。志意固自得而不能以理之。此蠡工所以外內相失。故時疑殆。疴僂之承蜩。萬物不能易其知。津人之操舟。覆卻不能入其舍。梓慶之削鐻。其巧專而外滑。此皆以虛靜而存諸中耳。持脈而然。則與之皆進乎技矣。

候氣守經章第四

十二經脈以氣爲陽。以血爲陰。周行一身。分流如汲。以應地之經水十有二焉。足陽明合于海。足太陽合于清。足少陽合于消。足太陰合于湖。以至足厥陰之合于沔。足少陰之合汝。手陽明之合江。手太陽之合淮。手少陽之合漯。手太陰之合河。手心主之合漳。手少陰之合濟。凡此皆外有原而內有所稟。外內相貫。如環無端。

靈樞經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所謂十二經脈者如此。氣出于脈而氣爲陽。血出于心而血爲陰。陽爲衞。陰爲榮。榮衞者、血氣也。周營一體。合于經脈。如川之有流。如流之有派。以人之府藏應地之經水。遠近淺深。各有條理。足陽明合于海者。內

屬于胃而受水穀者也。足太陽合于清者。屬于膀胱而通水道者也。足少陽合于渭。內屬于膽。足太陰合于湖。內屬于脾。足厥陰之合沔。水作而出之肝屬焉。足少陰之合汝。慳以有守之腎屬焉。水之巧而有制者江也。內屬大腸。而手之陽明合焉。濫溢而上者淮也。內屬小腸。而手太陽合焉。以至手少陽之合漯。手太陰之合河。手心主之合漳。手少陰之合濟。亦各從其類也。凡此皆外有原而內有所稟也。若肺之原出于太淵。心之原出于太陵。腎之原出于太谿。胃之原出于衝陽之類是也。十二經脈十有二原。五藏六府皆經水之所灌溉也。內外相貫。如環之運。無有端倪。故曰經水者受水而行之。

聖人于此候氣。常以平旦爲紀。以漏水下百刻。晝夜行流。與天同度。終而復始。故曰。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于身者也。人之血氣充盈。膚革堅固。譬諸水行地中。衆流叶應。安得湮塞泛溢。以速灸焫鍼石之苦耶。

平旦者、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聖人候氣必以是爲常也。從房至畢十四宿。水下五十刻。半日之度也。從昴至心十四宿。水下五十刻。終日之度也。從房至畢者爲陽。陽爲晝。從昴至心者爲陰。陰爲夜。周天二十八宿。循天而日運一周。經脈之在人身。則十六丈有二尺。呼吸各行三寸。二百七十定息。氣可環周。則以五十環周。萬三千五百定息而氣行八百一十丈。是以應周天之星。百刻之漏也。經脈十二。上以應宿度。下以應經水。此則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之謂也。經脈之行如此。則行血氣。通陰陽。榮于身者可知矣。是以血氣充盈于內。膚革堅固于外。譬諸水行地中。衆流叶應。無湮塞而不

通。無泛溢而過度。灸焫鍼石之用何耶。

唯動過生疾。則有感天之邪氣而害五藏者。感水穀之寒熱而害六府者。感地之溼氣而害皮肉筋脈。若是則非尉引按摩所能獨治。亦非藥石所能獨攻也。補寫工巧之術。于是行焉。

和于四時。以適生長收藏之令。調于陰陽。以順發生容平之候。斯無狂陽閉陰。而疾疢不作矣。惟陰陽之氣有沴。四時之應失序。則動與過皆能生疾。于是天之邪氣感焉。得于八方之風而害五藏。水穀之寒熱感焉。得于飲食之閒而害六府。在地之溼氣既勝。則榮衞不行。而皮肉筋脈受害。若是著。其治也、非可以尉引按摩。其攻也、非可以藥石。于是實則瀉其子。虛則補其母。診其脈候。隨證致治。工巧之術。于是行焉。

蓋有餘瀉之。不足補之。五藏所以致疾者。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舉天一地二人身之本言之。如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神有餘則瀉小絡之血。不足則視其虛絡。按而致之。志有餘則瀉然谷之血。不足則補其復溜。氣也。血也。肉也。有餘不足寫補之道。從可知矣。

五藏之氣。有餘則失之太過。不足則失之不及。太過則寫。不及則補。或補或寫。使適其平。則病無自而作。天一生水。腎得之爲志。地二生火。心得之爲神。神有餘則笑不休。不足則悲。志有餘則腹脹。不足則厥逆。神之有餘者。以邪氣入于小絡。故寫小絡之血以調之。若其不足。則視其虛絡。按而致之。無出其血。無泄其氣可也。志之有餘者。以腎氣之內衝。故寫然谷之血以調之。若其不足。則取其復溜而補之

可也。氣也。血也。肉也。有餘不足。或寫或補。舉精神則從可知矣。

觸類而長之。則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腧合有數。知絡滿經虛。則灸陰刺陽。而經滿絡虛。則刺陰灸陽。氣之所并爲氣實血虛。血之所并爲血實氣虛。脈與氣俱實爲重實。脈與氣俱虛爲重虛。審其陰陽。以別剛柔。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血氣。各守其鄉。以契夫消息盈虛之理而已。

胃脘之穴是爲上紀。關元之穴是爲下紀。上下有紀也。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左右有象也。督脈起于少腹。任脈起于中極。推此則其會可見矣。肝之腧在太沖。其合曲泉。肺之腧在太淵。其合尺澤。推此則其數可見矣。絡滿經虛。絡氣有餘。經氣不足也。灸陰刺陽。以陰分主絡故也。經滿絡虛。經氣有餘。絡氣不足也。刺陰灸陽。以陽分主經故也。血并于陰。氣并于陽。故爲驚狂。血并于陽。氣并于陰。乃爲熱中。氣之所并。則血少而氣多。故爲氣實血虛。血之所并。則氣少而血多。故爲血實氣虛。脈之與氣。兩者俱實。是名重實。虛實論所謂氣實脈滿是也。脈之與氣。兩者俱虛。是名重虛。虛實論所謂脈氣上虛是也。善治者、審陰以別柔。審陽以別剛。陽病治陰。從陰引陽也。陰病治陽。從陽引陰也。陽爲息而盈。陰爲消而虛。定其血氣。以守榮衞之鄉。于以契夫陰陽消息盈虛之理焉。

然上工治未病。其次治未盛。其次治已衰。麤工逆此。是謂伐形。伐形者、不可灸而灸。不可刺而刺是也。昔人有言。微數之脈。愼不可灸。因火爲邪。是爲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是爲不可灸也。熇熇之熱。漉漉之汗。渾渾之脈。其病皆逆。大怒大驚之屬。其氣皆逆。是爲不可刺也。舉茲二者。則凡得脈浮身熱。與夫病脈

相戾之證。其不可灸刺。亦類見矣。

上工燭理于未形。故治未病。其次見理于方興。故治未盛。其次審病于既作之後。故治已衰。陰陽應象論曰。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者。亦以此也。麤工逆此者。非不知治而治之。失其理也。故謂之伐形。伐形者、不可灸而灸。不可刺而刺也。灸刺之不當。所謂失其理也。微數之脈者不可灸。其氣皆逆者不可刺。灸其不可灸。刺其不可刺。則伐形者也。凡得脈浮身熱。與夫病脈相戾之證。則灸刺烏可以妄投乎。